

令和随笔集

2020～2023

海边的塔可

June 16, 2024

前言

碎片，是我唯一信任的形式。

唐纳德·巴塞尔姆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午后，我完成了最新一篇日语论文的写作，主题是使用大语言模型来玩文字游戏。这篇论文是基于我上个月在国际会议工坊上发表的英语论文进行修改的产物，实在说不上是有什么新的成果，不过完成一篇论文带来的满足感还是能够给我一个舒适的睡眠。我经常失眠，相对严重那种，虽然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对我来说，满足的睡眠是一种恩赐，就像是久旱之中天降甘霖。所以这些跟你眼前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关系。醒来之后我打开艾伦麦克法兰的一本书，在床上百无聊赖地读了会儿，然后就决定起身写书。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其实，出版自己的书籍的想法在我脑海里已经盘旋已久。我长久地于网络世界中分享自己的生活，往各个社交主页上塞进乱七八糟的碎片。从某个首相举起令和的牌子时算起，已经过去了四年，而第五年也快过了一半。在这混乱至极的世界中，这本书就是我为建立起某种秩序而付出的努力。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五日

海边的塔可

目录

1	于寝屋川	1
1.1	2019.12.08 稻荷大社	1
1.2	2020.01.12 记录在日本参加托业考试	2
1.3	2020.01.16 我眼中的赴日 it 派遣 (上)	3
1.4	2020.01.17 我眼中的赴日 it 派遣 (下)	4
1.5	2020.01.21 在日本的三个月	5
1.6	2020.01.22 回国	7
1.7	2020.01.22 在大巴车上	8
1.8	2020.02.01 村子之死	9
1.9	2020.02.07 夜游大阪	9
1.10	2020.02.13 从大阪搬到东京	11
2	于东京大岛	15
2.1	2020.02.28 致即将逝去的二月 (上)	15
2.2	2020.02.29 致即将逝去的二月 (下)	16
2.3	2020.03.13 半年	18
2.4	2020.03.21 起程	19
2.5	2020.03.22 正午的一些思考	19
2.6	2020.03.27 大学院之路 (III)	20
2.7	2020.04.02 樱花满开的东京	21
2.8	2020.04.04 Why I choose NLP	22
2.9	2020.04.07 四月七	22
2.10	2020.04.15 最近没怎么写日记	23
2.11	2020.04.20 即便没有上班, 周日总是纵容人怠惰	24
2.12	2020.04.22 April 22	24
2.13	2020.05.06 p20200506	25
2.14	2020.05.29 基本上一整天都在写代码	26
2.15	2020.05.31 中午 12 点半	26
2.16	2020.06.02 要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27
2.17	2020.06.12 觉得必须反思下这几天的所作所为	27
2.18	2020.06.13 记得法国舍友买过一本精致的笔记本	28
2.19	2020.06.14 6 月 14 东京阴雨	29
2.20	2020.06.16 昨晚终于按耐不住给日奈发了条消息	29
2.21	2020.06.18 今天东京阴天	30
2.22	2020.06.19 一整天都在看 Transformer	30
2.23	2020.06.19 再过一个星期就是离职三个月了	30
2.24	2020.06.25 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就按时间顺序记一下流水账吧	31
2.25	2020.06.27 刚刚和舍友出去吃了渍面	31
2.26	2020.06.27 afternoon	31
2.27	2020.07.03 梦	32
2.28	2020.07.07 周日先是给东北大发了邮件	32
2.29	2020.07.08 早上起来就看到鸟取大教授回信了	33
2.30	2020.07.09 今早鸟取大教授回信了	33
2.31	2020.07.14 先说下昨天做了啥吧	34
2.32	2020.07.22 刚刚睡了个半死不活	34
2.33	2020.07.23 大雨	35
2.34	2020.07.24 申下日本研究生——三个月来的战争	35

2.35	2020.07.30	今天早上爬起来又写了两小时小说	37
2.36	2020.08.01	natunoyoru	37
2.37	2020.08.06	在看斜阳	38
3		于京都西阵	39
3.1	2020.08.11	我必须忏悔	39
3.2	2020.08.13	随便写写	39
3.3	2020.08.22	漫步京都	41
3.4	2020.08.23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42
3.5	2020.09.03	在京都邂逅一段石阶	43
3.6	2020.09.24	日本滋贺，在初秋的琵琶湖畔偶遇大津市——游记其 N	44
3.7	2020.09.26	月末随笔——两个月的京都生活	46
3.8	2020.09.26	日本，京都，岚山旧梦——游记其 N	49
4		于鸟取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53
4.1	2020.09.30	在学校，随笔	53
4.2	2020.10.11	日本留学杂记——偏执狂视角下的他者人生	54
4.3	2020.10.17	米子市，金银相间的秋日田野，日本的刺点	57
4.4	2020.10.18	周日随笔，一个决定	58
4.5	2020.10.25	在日本第一年	59
4.6	2020.10.30	在万圣节前提随便写写	61
4.7	2020.12.04	啊，永别了 2020！	62
4.8	2020.12.14	京都印象	63
5		结语	65

于寝屋川

令和元年 (2019 年) 毕业，在一家跨国电商公司工作几个月后，于十一月初拿着公司给申请的签证来了日本，至今已经过了四个多年头。刚到日本时候停留的第一站就是公司仓库所在的小镇——寝屋川。寝屋川位于大阪的西北边，当时住的地方最近的地铁站叫做大日，步行居然要三十分钟。在这个小镇度过了灰色的时光。本来应该趁着记忆还算鲜明，再好好书写一番彼时的事情，可是这个任务就先留到这本书的初稿完成以后吧。算下来在寝屋川一共度过了三个月出头的时间，再之后就去了东京，这个章节的内容主要是寝屋川时代留下的随笔和日记。为了保持原文的风味，频繁的段落和换行也会被保留。

1.1 2019.12.08 稻荷大社

最近越发凉了，晚上 5 度，遭不住。待到第二天 11 点多，温度升到 10 度以后，才下定决心出门，前往稻禾大社。

稻禾大社可能是京都除了清水寺之外最出名的景点了吧。本来一开始是准备去清水寺的，发现稻禾大社有千本鸟居之后就改变了主意。

京阪线伏见稻禾大社站出门左转，步行 100 米就是香气诱人的摊档一条街，挤满了人，许多人租了和服，斜戴狐狸面具。

租不起和服，打算买个狐狸面具，看了好几个店，谁知道最便宜都要 1300 円，我也不是千里迢迢跨国来一趟的游客，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到了山底的神社前，投了 5 円硬币，参拜，摇了摇吊下来的铃铛，就上山了。

整个登山道上都是鸟居。

谷歌地图上对千本鸟居的评价是各种震撼，让我期待过高，以至于第一眼看见的时候，我的感叹是，“就这样？”。登山道很窄，鸟居也不高，这种小家子气也算是一种日本特色吧。

周日特别容易遇上中国人，3 点下到山脚的时候，还看到一个中国旅游团。

在登山道的中途拍的一个照片。这里开阔的观景台不多，到了山顶也是被层层树木遮住，让人透不过气来。

时值十二月，该红的枫叶都红了，可惜这座山上枫叶少了点。

山顶附近，多了很多这种迷你神社。

鸟居每一个似乎都是由不同企业投资的，时间也大不相同，有些是经历过漫长的年月了，从这个角度去看，整座山真的是承载了厚重的历史。如果是过去的我的话，或许会感到十分感动吧，但是过去的几个月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失去了一些敏锐的感受性，作为一个旅行者，真是有些遗憾。

拖着行李箱上山，是什么操作？

归途，偶然拍下了 JR 线驶过。

我对踏切还是很有好感的，毕竟在动画啊电影里看了好多次。

2 点半，太阳已经开始西斜，再过两个小时，夜幕就要降临了，纬度高的地方真的令我一个南方人有些讶异。

1.2 2020.01.12 记录在日本参加托业考试

1 月 12 日，在大阪电气通信大（以下简称通信大）参加了人生第一场托业考试。

随着人流，穿过一个小小的商店街，拐了个弯，眼前就是通信大的棒球场——围着高高的防护网，绕着棒球场转一圈，就到了考场的 j 号馆。

没有大面积的绿化，没有壮观的校舍。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但是日本大学的寒碜程度，还是让人有些唏嘘不已。换个角度，这样的节俭也让人对日本政府多了些好感。

考场在三楼，没有乘电梯，为了看看教学楼的内部装潢，特意走了楼梯，但是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

受付，出示受験票后考官问我要身份证明材料，一下子没听明白，问了句纳尼，结果她跟我说起了英文，看来有外国人参加考试对她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了。

出示受験票和护照，就能简单地入场，不需要检查随身物品，也不需要特意将袋子放到讲台上，感觉一切都非常随意和自然。在国内参加大大小小的考试，不管是四六级，还是 JLPT，检查都非常的严格，又是搜身，又是金属检测器，让人很难没有压力。

座位在最后一排，运气不错，是我最喜欢的位置，在这里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目光。

虽然前一天晚上在油管上看了对策视频，听说阅读题时间会不够，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做的还蛮快的，结果到了后面，题目难度激增，时间是真的不够。最后两道阅读题，10 问，基本都是靠蒙的，有些可惜。

最后说说难度吧，虽然我发挥得不能算是好，但是我还是想说，考试很简单。全是选择题，不管是题型，还是难度，感觉都跟 JLPT 很像，然后 JLPT 在我的印象中是这样的：靠直觉就能跟真正的大佬同台竞技。

简单，承认度又高。不管是找工作，还是升学，比起托福，在日本的小伙伴一定要优先考虑托业。

以上。

1.3 2020.01.16 我眼中的赴日 it 派遣（上）

现在已经是 16 号凌晨，今晚大部分的时间都花费在了准备面试问题答案上——即将要去的派遣公司给我安排的任务。

在此之前，昨晚，职务履历书的事情才刚刚告一段落。

我没有非难的意图，只是想抱怨一下。

白天辛苦工作，晚上回来，还要为下一份工作做准备。

生活不易，猫猫叹气.jpg。

是的，“即将要去的派遣公司”，意思是我现在还没入职——我从来没有在派遣公司待过，只是个准社员，这样的我，先不论有没有资格，想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因为已经很晚了，码字估计得花一个多小时，明天还得上班，遭不住。

所以我将这个主题分为上下两篇。

作为第一篇，我想先来聊聊自己的故事。

高二的时候，由于一些内心发生的变化，造成了两个在现实世界的投影——这两个投影决定了我最终踏上的道路，它们是：开始学日语，开始明确以后要选软件专业。

很大一部分软件专业的人告诉我，他们并不是出于自身意志才选择了这个专业——很多时候是因为在迷茫的时候得知了 IT 行业很赚钱——就像是女神伸出的橄榄枝。

相比起来，我可以很自豪地说自己是幸运的。不幸的根源往往是迷茫。

所以在大学里，我也没有虚度光阴，日语在大四的时候过了 N1，编程——虽然没有一个评判的标准，但是我可以自信地说自己算是学的不错的。

就像是量变引起的质变，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到日本干 IT——我意识到了这个方向，然后之前所有的人生选项，都被我简单地抛弃了。

这就是我现在存在于此的理由。

然后我要碎觉了，晚安。

1.4 2020.01.17 我眼中的赴日 it 派遣（下）

没想到上一篇文章发出去还不少人看的，有些惶恐，本来只是按着聊聊天的感觉来写，一下子就有压力了。

(emmm，总之先承接上一篇的内容吧)

意识到自己要去日本干 IT 的时候是大三——应该是，或者更早一点，有些记不大清了。最早知道有这一回事，是通过一些技术群里发的赴日 IT 广告。要求不算高，通常是任意语言开发经验 +N2。对于软件专业来说，比较难的是日语 N2。一般来说从 0 基础到 N2，自学的话得花上两到三年的时间。当然，不要限制自己的可能性，你要半年 N2 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考虑到需要跟 native 正常交流，两到三年持续的学习是有必要的。所以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你现在大一或者大二，计算机相关专业，然后偶然看到了这篇文章——我可以理解为你已经开始考虑赴日工作了——你是幸运的，赴日 IT 的道路可以说是 100% 为你敞开。其他专业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就不说了。

为了澄清自己的立场——证明自己不是派遣公司派来的奸细，我要说句实话——派遣公司 10 个有 9 个坑。我甚至也不知道我即将要去的这个公司是不是坑。所以深思熟虑是有必要的。为了提供样本，可以在知乎上多看几个案例，比如《日本 IT 派遣状况（东京）》啥的。

一开始，可以面试一个广告试试自己的能力有没有达到赴日 IT 的要求。算来我在出国前一共面试过 3 个派遣公司，两个语音面试一个视频面试。第一次语音面试结果是失败，面试完之后对面直接不再跟我联系了，让我受到很大的打击。第二次也是语音面试，这次我背好了日语的自我介绍，做了些准备，结果是 PASS。第三次是视频面试，经历过两次心里有了个底，结果是比较 OK。因为软件专业的人基本上技术不会有很大问题，所以 OK

不 OK 取决于日语表达能力。说实话我蛮感激第一次语音面试的——不被教训之前，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膨胀——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日语学的蛮好的，结果只是个弟弟。

你可能会觉得我选了第三家派遣公司，事实上我没有。因为它是个坑公司。比起坑公司更可怕的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人只看得到自己想看的東西。“正社員”，“22 万”，说来惭愧，我还高兴的以为找了一个自社开发的公司。坑就坑在“約束事項：3 年以内退職・転職しないことを約束して頂くこと”。要将人困住三年的意思，能提出这种霸王条约的，除了坑公司就没别的了。所以请好好检查你的内定通知书或者劳动契约书，及早排查坑公司。

我是去年也就是 2019 年毕业，11 月来的日本。打算换工作，本来目标只有自社开发，在 INDEED 上面投了不少简历，都是石沉大海。后来我意识到，在日本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很多人找一份工作就是一辈子，公司方面又不能随便辞退人，所以对面试者的要求真的很高——根本没有理由去雇佣一个没有本国学历的中国人。再加上非日语专业，口语能力堪忧更是雪上加霜。不管别人说的多么轻松，进自社开发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这就是为什么要正视派遣公司的理由，至少作为一个过渡，它是必要的。

已经快 1 点了，先碎觉了，晚安。

1.5 2020.01.21 在日本的三个月

打开谷歌后台，看了一眼 blog 的数据。跟一个星期前没什么两样。

明晚的飞机回国。白天的时间很充裕。

洗完澡之后。感觉没有急着要做的事情。一直追赶着我的焦虑。好像稍微歇息了一下。我也因此能够停下来喘口气。

这是到日本来之后的第一次回国。打算借此机会聊聊这两个多月来。自己的一些感受。

因为没什么需要强调的事情。就按时间顺序来写吧。

到关西机场是 10 月 30 日的上午 10 点。从升降梯上出来。眼前便是秋季北半球的蔚蓝天空。没有高大的航站楼，只有低矮的平房。在这略显荒芜的机场上。大自然多了一分魄力。

在很多地方看过这样的描写：“深蓝的天空似乎要将人吸进去”。这种跟自然的同化感，或者说共感/共鸣。是非常可贵的。人在直面宏大的事物之时。所有感情只剩下敬畏。在 TED 上看过一句很好的描述：“Dissove the ego”。这种忘我的体验溶解了人的自我。忘记了所有的自卑自尊矜持。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容易相互理解。记住这种感觉之后。人会变

得更加敏锐。更容易发现能够带给我们同样感受的事物。那正是创作时不可或缺的“发现美的眼睛”。

日本的天空很蓝，房子很矮，电线杆很多，天黑很快。随手拍照都像是加了滤镜。这是我最初的感受。

第一个去的店是 7 仔，换了 1w 日元。第一顿在外面吃的是 M 记，500 日元的照烧汉堡套餐。后来知道了万代有打折便当之后，吃了几个星期的打折便当。再后来，开始在业务买食材自己做菜，主食万年乌冬面。

从 7 仔出来，穿过马路，就是河堤。生锈的铁栏杆，长满杂草的道路两旁。沿着小小的道路爬上河堤。黄昏里开阔的视野。投影到心里是无尽的寂寥。

快三个月。和我有交集的日本人算下来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一位 90 多岁的老人。有一天 5 点下班。在附近溜达。逛到了神社里面。老人正好也在。

第一次用日语跟别人交流。他告诉我。自己已经 90 多岁了。看起来那么年轻是因为每天都有运动。然后自己是中学毕业后出来当了厨师。然后到这边来已经 50 多年了。以前这边比现在安静多了。

岁月像是老旧相机的胶带。无论怎么看。若有所失的感觉都无处遁形。

第二个是一起工作的小伙。比我大 10 岁左右。单身，说是不受欢迎。放假都是在家里看电影。我说下次一起出去玩。他说带上他的话哪里都跟着去。

工作很卖力。有时候会说同事的坏话。会说 youtuber 怎么看都是在玩到底是怎么赚那么多钱的。会说虽然这里的工作很辛苦但是比起日本人的公司要自由很多算是赚到了。

遇到的都是很好的人。

虽然说了下次再见。但是那位老人估计再也见不到了。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关西了。然后小伙也一样。

想到啥就写啥。今天就更到这吧。晚安。

1.6 2020.01.22 回国

听着窗外气流的轰鸣。不停地吃着糖。一边听着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金丝雀》。病态的歌词总是让人深深地沉沦。

深夜 12.30。飞机在攀升途中。不打算闭眼休息。掏出手机来打算做一下今天的记录。

刚才在免税店买了整整 7k 日元的点心和酒。现在想想还是有点肉疼。之前在油管上看了逛免税店的视频。今天亲自到场。发现比想象中小好多。

从寝屋川到关西机场。主要的方式就是谷町线转 JR 阪和线。JR 阪和线。现在想想发现是大阪到和歌山的意思。之前没有意识到和歌山的位置。

谷町线在天王寺出站换乘。出站时是下午 3 点多。想着出都出了。就在旁边逛一下吧。天王寺站正门出口左转便是阿部野大厦。好像是大阪最高的建筑。上去参观 1500 日元的门票让我止步不前。听说非常值得一去。可我在油管上看攻略也没有觉得非常有意思。在外面观察了一下。建筑的造型像是三四个方块堆叠。由下至上从大到小。算是中规中矩的造型。

在阿部野人行天桥上可以看到通天阁和大阪城。下午三点半，天很蓝，配合流云拍大楼的感觉非常棒。

不是特别有兴致。就直接下了天桥换乘 JR 线。从大阪到机场 1020 日元。而大日到天王寺才 200 多日元。

阪和线车厢一共八节。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前面四节是到机场的。后面四节到和歌山。在中间一个站分为四小节的两半。一开始坐错了。在车上听到提示才匆忙换车厢。提示有中文，不用担心。

空港好像是填海做出来的？是在一个孤立的小岛上。列车从海上驶过。夕阳让波浪熠熠生辉。

现在国内冠状病毒好像挺猛的。可别让我回了半个月后就来了日本了。

还得两个多小时的飞机。想想没啥好说的。休息下好了。

晚安。

1.7 2020.01.22 在大巴车上

“我想看点书，又怕他认为我太无心肝，于是我只好坐在窗户前边默默地抽烟斗”。在月亮与六便士里看到这段话。我的思绪不由得闪回到许多年前。

——从开始看月亮与六便士开始

我便一直认为这是一本人生圣经——

那时候还没有从家庭里脱离出来。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自学校和家庭的束缚让我无所适从。

那时候因为对网络游戏魂牵梦绕而常常和老妈闹矛盾。她责备得我忽视了亲人间的感情。可是几年后当我独立之后。我因为别的东西而魂牵梦绕。她却没办法再用同样的理由斥责我。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有些滑稽。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捣鼓着手机。她告诉我听说表弟被车撞了。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因为这种事情离日常实在太过遥远。我没有表现的惊慌失措。因为在我当时的眼中，所有这些荒唐的表现都像是一出闹剧——当然现在我也还是这样认为的。我忘了自己回了句哦还是保持了缄默。总之老妈像是揪住了我的失误。狠狠的责备了我的无情然后离开了。我没能反驳。

我注意到摆弄手机键盘的拇指有些颤抖。我开始思考这场悲剧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完全不能集中在手机屏幕上。同时，我思考着为什么自己要被人这样责备，幻想着另一个世界线里自己冲出去事故现场的滑稽戏码，思考这是不是别人想要的答案。不知道是粉饰自己的冷漠还是真心，我认为自己当时是很担心的，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表达。然后我对亲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产生了极度的不信。后来这种感情得到生长，扩展到了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的不信。

最后得知表弟只是擦伤，这件事就落下了帷幕。可是我在心中播下的种子，在今后的人生中一直持续的生长着。

可是这一定是形成今天得以称之为我，的一块坚固的磐石。表面上像是和家人的矛盾。实际上这是由不自由产生的矛盾。因为环境的不自由和精神的不自由导致的一种叛逆般的渴望。

就像一开始引用的那句话。如果作者不是顾及朋友的感受。而是自顾自地开始看书。那就成了思特里克兰德。

思特里克兰德的彻底的叛逆。给我一种奇妙的殷美感。那一定是自由带来的强大吸引

力。

1.8 2020.02.01 村子之死

傍晚。走在老家附近的田地上。今天一整天都是阴天。趁着临近夜晚的一点时间出来散散步。

“你还有见过石贵吗？”。突然想起这个人来，我向妈问道。石贵是外婆家附近的一位老人。

大学以前，周末总是会去探望外婆。傍晚在一楼昏暗的房间里看电视的时候。他会过来坐一会。有时在外婆房子旁的石柜上坐着乘凉。他和他的牛——这个老黄牛是他唯一的亲人——会从前边的路上慢悠悠地走过。

那时候外婆家的村子。是夕阳和炊烟的味道。我从来没有跟石贵交谈过。可是看着他我总有种莫名的感伤。就像是托尔斯泰的童年里描写的一样。那是属于年少的感伤。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他和老黄牛在我的心中就像是村子的影子一般。他不起眼地活着。却是跟村子是密不可分的。

前几年死了。有些委婉地，我妈说。

“那…”，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说了。只能继续往前走。

等码出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想到。看着身边每家每户的房子越建越高。只有一头老黄牛的他又该何去何从。

当死神来的时候。他会不会长舒一口气。“对不起了，老朋友”。在纯白的世界里，他轻拍着老黄牛的背。“我先走一步”。放下所有的包袱走向彼岸。就像月亮与六便士里写的一样——死神的脸看起来就跟老朋友一样熟悉。

影子死去了。那条炊烟和夕阳的村子也死去了。

1.9 2020.02.07 夜游大阪

夜游大阪从梅田到大阪城到道顿堀

离和朋友碰面还有数小时的时间。在梅田的地下迷宫里我漫步而行。

有个朋友等着真的很重要。如果是平时。“在这里浪费时间干什么？”。“一个人乱跑有什么意思？”。无数的苛责磨耗着人的神经。孤独感早已让人无处遁形。所以这一次我终于能好好看看大阪。

从东梅田到梅田。可以从地下直达。没有来往的车辆和晚冬的刺骨寒风。地下远比地上令人感到舒适。

梅田地下迷宫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站前大楼群的地下层。放眼望去满街的饮食店让我想起深圳的科兴科学园。当然两者的规模不在一个量级上。虽然在旅客中知名度比较小。不少日本人却认为这是最有关西味的饮食街。甚至称之为“大阪之宝”。

路过瞄了一眼外边的餐牌。发现一顿定食不会超 800 元。如此实惠加上无数的选择。无怪乎聚集了一大堆的社畜。又或者说正由于无数的社畜聚集在此。才催生了这样一条饮食街？

站前大楼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70 年代距今已经 50 年了。一些老店是满满的昭和风情（虽然我也不懂昭和风情是什么但是日本人的记事上是这样说的）。有些店的装潢和餐点价格甚至从来都没有变过。如果时隔 50 年重游故地，发现那家店还在那里。就像在等着老友回来一样。旅人会不会热泪盈眶呢？

一开始以为是“淀桥”，然而好像不大对。花了五分钟去找某栋购物大楼的中文翻译——“友都八喜”。墙上贴满商标的外形柔和的建筑这是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因为在油管上吃了安利所以我打算在这消磨一下时间。

电梯直升五楼游戏映画层。出来杂乱无章的光景让我吃了一惊。内容至上的日式精神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switch, ps4, 各种新游戏在到处摆着的屏幕上循环播放。卡普空任天堂之类的公司真的令人叹为观止。游戏画面之精良让我频频驻足观看。顺便说句如龙真是一级棒。

手办角并没有很多近年的角色除了几个弥豆子。看来死宅还是得到秋叶原去。

跟朋友在阪急 17 番街碰面后。我们去吃了一兰——据说是来日本不得不吃的拉面。因为第一次吃不是很会操作，在服务员的引导下在门口的机器上拿了餐券然后就坐。座位是每个人隔开的看不到旁边人的样子。座位的前方是一个拉了帘子的小窗口。窗口很低服务员和顾客相互也看不到脸。后续无论是上菜还是追加注文。全程都不用开口说话。从旁边拿笔填好单子摆到窗口前，摁提醒按钮就完事了。一个词总结就是社恐的天堂。

虽然味道真的不错。但是一顿吃了 1500 日元左右我认为还是蛮贵的。

吃完后是下午 5 点半。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决定去看看夜晚的大阪城。

从谷町 4 丁目 9 号站台出站。迎面就是大阪历史博物馆。从旁边绕过，穿过一个十字路口。前面就是大阪城公园。

看来真的很少游客会想到夜游大阪城。只有少许夜跑的人。到处点缀着暖色然而更显得冷清的灯光。护城河边上朝着主城打了灯，晚上的大阪城仍然不失宏伟。

沿着宽广的主桥进城。旁边是两排暖色灯。没有别的游客。独享这份富丽堂皇。

城内亦然，该打灯的地方绝不吝惜。晚冬，枫叶早已掉光，只剩光秃秃的树丫。与其白天人挤人，夜游大阪城是你的另一个选择。

随后步行到道顿堀。目击了在桥上伪装成蜘蛛侠雕塑的行为艺术者。抬头望去原本不动的巨型广告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会动了。我们与夜晚的酒红灯绿擦肩而过。

帮朋友叫了一份不要酱只加盐的章鱼烧。夜色渐浓。我们坐上了反方向的电车。

1.10 2020.02.13 从大阪搬到东京

9 号，整个下午都在收拾东西。带不了太多东西。可是很多东西都没法轻易舍弃。那些都是三个月来留下的痕迹。去附近的神社里做最后一次参拜。发现花开了。

在大阪 vip lounge 等到东京的夜行巴士。简陋的入口。进去之后才发现别有洞天。免费的咖啡红茶。虽然不算宽广但是整洁的休息室。各种女性专用区也是下足了功夫。在这待上两个小时也完全没有国内等车的纷扰与不适。

在大阪的街头找不到吸烟的地方。巴士上完全没有味道。女性跟女性被安排坐到一起。避免了不必要的烦恼。

看了下地图。大概到东京前 2 小时就能看到富士山。结果错过的很完美。

巴士最睿智的操作是。本来全程关灯让人睡觉就好了。结果每到一个休息点都点灯。刺眼的一批。本来我睡眠质量就不好。这样一整全程没得睡。只好起来改简历。

凌晨五点到秋叶原。没地方可去，就近进了个麦当劳。点了个早餐。五点半，不饿，但是不吃就凉了。感觉就像那个吃面包边吃边掉眼泪的苦逼 gif。

等安顿下来，已经是午后。东京的夕阳¹。不知为何让人觉得远比大阪亲切。

¹当时拍的顶楼照片：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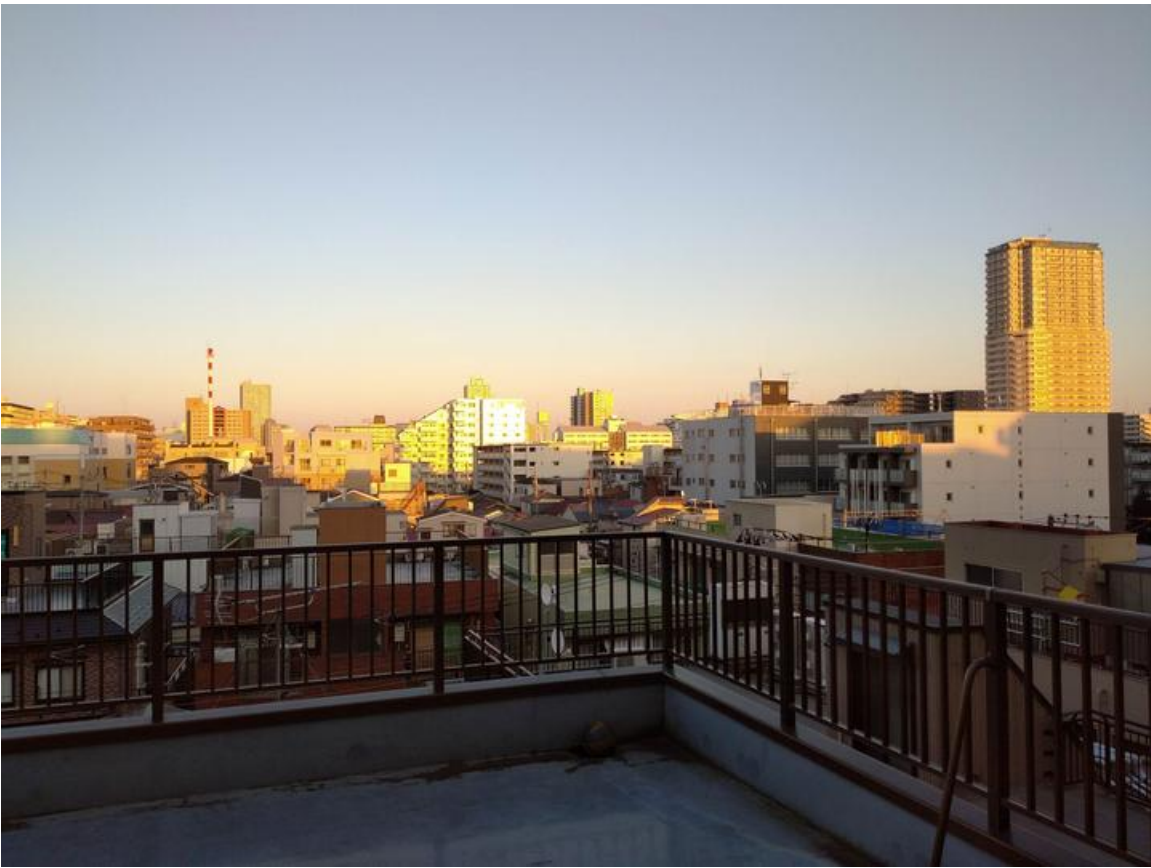


Fig. 1.1: メゾン小川楼頂上の夕陽

和我一起住的有三个人，一位塞尔维亚来的女生，典型的美国人性格。一位巴西女生，相对来说拘谨一些。还有一个日本男生，我还不是太习惯跟他相处。

最后说下这几天吧。这几天在争取一些东西²。可能会是我人生的分歧点。希望能有好结果。以上。

²记忆中是在申请欧美的远程工作来着，结果是没申请上。

于东京大岛

二〇二〇年二月，在国内过完年回到日本之后，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大阪。下一站是东京，当时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已经提前找好了公司。基本上有日语和编程能力，在东京总是饿不死的。不过我抵达东京之后，以疫情为借口，公司是一次都没去过，除了快要离开东京的时候。在东京的半年记下的大多是零散的日记，自己看来也觉得枯燥无味，但是这一部分个人认为很重要，因为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历了上班，辞职，大学院出愿，然后得到内诺的全部过程。这是一次蜕变，而这段时间的焦虑，绝望与希望都被埋在了破碎的字里行间。

2.1 2020.02.28 致即将逝去的二月 (上)

现在是 2 月 28 号，我在大岛的 share house 里，今天的工作告一段落，刚吃了晚饭，正打算继续看工作相关的技术，而拖延症不打算放过我。转念一想，决定写点什么吧，毕竟二月以来，我的博客基本上就没更过了。

二月 3 号，过完年，我从中国飞日本，在大阪待了几天，准备迟点就到东京上班，这时候发生了一些转机，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的大学同学刚好在大阪，于是我决定去找他。

所以他为什么会在大阪呢？那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远程工作者，经常满世界地跑，只是暂时性地换了个工作环境罢了。

听到的时候，我真的是羡慕死了。当时我就决定，迟早要找一份远程工作。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做准备，github，简历，stackoverflow，能做的东西我都做了，因为大部分远程工作对英文的要求都比较高，所以我花了不少时间把简历翻译成英文。

转眼到了 10 号，我到了东京，本来过两天就要上班，我犹豫了两天，就编了个借口没去。我说我感冒了，因为冠状病毒肆虐，他们肯定没敢让我过去，

我一连休了两个星期，最后发了两红包，告诉他们我不去了，当然，我也准备了借口，说家里人担心，所以等国内疫情好了就回国，最后他们也没找我麻烦。不如说，居然没找我私聊，真的是让我有些惊讶。

在这两个星期里我不停地投简历，算下来一定投了不低于 20 份。最后，有反应的只有 5 个，一个新加坡的告诉我暂时没有工作，一个英国的，很可惜，可能因为我要加太高，被拒绝了，一个台北的，告诉我暂时没有工作，一个深圳的，现在在上班。我过了两轮笔试，两轮面试，本来要价 1w，被拒绝了，后来降到了 8000，OK，上班。所以我拿着 6400 的税前工资在东京上班。

我已经写了半个小时的这篇东西，已经到时间去干工作的事情了，不然没法交差。下一篇记事里我会聊聊最近的东京，和作为一个刚入门的远程工作者，谈谈对这个公司以及远程工作的感觉。

2.2 2020.02.29 致即将逝去的二月（下）

本来想要列个大纲，想着想着，嫌恶感油然而生。把日记当成工作我是做不到的。所以就随便写写吧。

来了东京快 20 天，百分之 99 的时间都待在大岛房子里，其他地方，去过的只有秋叶原，而且只是作为中途站停留了一下。

是不是有句话叫东京人不会去看东京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算是个十足的东京人了吧。

今天由于某些原因，我利用下午的时间在秋叶原逛了一圈。

不知道为何都营新宿线没了秋叶原站（我印象中从秋叶原到大岛真的是一条线直达），站点停车的时候我看了下地图，发现刚好在秋叶原附近，于是赶紧下了车。

发现离神田明神社很近，本来就是列表上的景点，就先参观了这里。二次元味道很浓，门口的樱花很美，还有就是侧门的坂道很有日本味。我投了个五元硬币，参拜了下就离开了。后面去 sega 大楼看他们打了几把高达，路过石头门时光机砸中的广播大楼，在 hobby 天国逛了一圈，

最后进了 mulan。mulan 的二三楼全是卖片的，电视屏幕上甚至直接在放，大家对这种氛围也都是习以为常的样子。想要体验这种文化冲击的话，千万别错过这家店。

下午 4 点多一些我就离开了，最后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到高一点的地方去俯瞰东京。

想起之前住在寝屋川，在京都大阪附近逛的时候，去哪逛都不想待到晚上，因为住的地方跟车站离得有些远。

冬天的夜晚在日本的小镇一个人走着返程的路，是孤独的巡礼。无比的空虚，很多不愿回首的事情也浮上心头。然后自行车停车也要钱。现在在大岛真的舒服很多，以后会考虑多看看大都市的夜景，比如法国舍友赞不绝口的银座，迟早也是要去看的。

cem 是 18 号左右搬过来的。这名字读作吉姆，虽然我基本都没叫过他的名字。

cem 是个络腮胡子，1 米 8+ 的 23 岁猛男。

因为有个塞尔维亚的舍友，自己的东西跟别人的东西界限分明，让人感觉有些生疏，而法国舍友不会，我的盐就一直用他的，买了吃的还经常会分出来，平时也会经常开玩笑，卫生也搞得很好，嘛总之是个不错的家伙。

这几天我们天天晚上跑 lawson，买 100 元的袋装小面包，这可能是罗森性价比最高的东西了。

文化差异能让人学到很多东西，比如食物，麦片牛奶，生奶酪，培根，这些东西之前都在我的视线盲点里面。

我经常到客厅里找他闲聊，感觉英语口语这些天下来练的还不错。

写完这篇垃圾，等下又要开始看工作相关的技术了。

第一次做远程，简单说说自己的感受吧。

首先谈谈开会，周四的视频晨会开了两个钟，周五的周会开了一个半钟，会不会有些长了？

然后时间上真的很宽松，基本上人不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下班时间也变得界限模糊，感觉大家都是快 10 点多才交的日报，刚开始我还被吓了一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996？但是因为平时做什么都很自由，不工作一个小时也没人会注意到你，嘛，总的来说还是比坐班好很多的。

然后谈谈工作效率，因为没人管，所以工作效率可能会很低，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感觉自己就是糊里糊涂的过了几个小时，但是后面开始像前一份工作那样写 TODO LIST，效率就高了很多。

压力方面，刚开始对项目一点都不熟，压力还是有的，但是 leader 对我还蛮宽松的，可能这个环境就是这样的吧，大家都比较有余裕，估计星期三左右，我就能够进入状态了，到时候自己的时间也会多起来吧，我很期待。

然后，自己的时间多起来之后，下一步怎么走，也会变得慢慢清晰起来吧。说实话，现

在日本签证没了保证，让我有些惶恐，回国的话不就一切前功尽弃了吗？我有时会这样想。现在的我还看不到未来的路。

2.3 2020.03.13 半年

昨晚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忽然理解到，已经来了半年日本。

从夕阳下稍显寂寥的大阪，到高楼林立的东京。从冬天河原的荒草到春天的樱花，从40坪到一个四叠半（可能稍微大一点）的小房间。

领悟过来的时候，过去的景象变得朦胧，明明是一个月前的事情，现已宛若南柯一梦。

不禁疑问，为什么过去的几个月，就像是梦境一般呢？如果更加刨根问底，像这样的幻觉般的体验，通常又有什么共性呢？

我想一定是因为，这一个月的密度太高了吧，就像486在一天内重来了7次，这样一来昨天的事情必然变得模糊。

所以这个月，一定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半年，是以悲剧开始的。

时间倒回10月，一段无趣的故事刚好走到了尽头，10月的冷空气刚刚抵达这个城市，我穿着薄薄的衬衣，站在楼下的公共游乐设施旁，叼着烟。

一段无趣故事的开幕

“只有自由选择导致的灾难，才能被称为悲剧”——《命运的驯化》

回想起半年前，所做的决定以及导致的命运，可以被称作悲剧么？

如果从我的视角出发，或者让时间倒回12月的一个午后，那一定是悲剧吧。如果说谁的错，那必然是归咎于我，这样的理解，至少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带给我深深的自责。

所以2019年的秋冬，是人生的一个悲剧。

时值12月，此时已经身处日本。

早晨的寒意，稍显凌乱的厨房，低矮的尖顶房子，高纬度的蓝天。

费力踩着自行车，旷野里的罗森便利店，人生第一次看到吊桥时的短暂喜悦，夕阳西下带来的原始焦虑。

投出硬币，站在供奉箱前，不知道该祈祷些什么。最后默念了句，希望所有人都能幸福。

时值元旦，人生第一次新年参拜，2019 已经离我而去，而它留给我的伤口，恐怕再也没办法治愈。

先到这里吧，我还没有想要总结这 3 个月的心愿。

虽然是疼痛的感觉，可我深爱着这种感觉，深爱着伴随着疼痛的那段日子。

2.4 2020.03.21 起程

20 号晚上七点，月明星稀，走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因为春分休假，人少了很多。

夜晚的东大岛神社闯进了视野，灯光下的神域愈显庄严。

从来没进过东大岛神社，每次去 dalei 都会经过，每次都想着下次有时间再过来。

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动告诉我，这一次必须得去。

灯光下的染井吉野，夜幕下的空地，远处流彩的晴空塔，混搭成一幅令人窒息般美丽的光景。

感到一种束缚感，感到无法逃离。

从神社正门离开，门口旁的告示板上贴着一张纸，[没有失败的人生是失败的]，卖完东西回去的路上，一直回味着这句话。

0 点前我摁下了发送键，把辞职信发了出去，这一次，我不愿再碌碌无为了。

2.5 2020.03.22 正午的一些思考

坐下来，准备做点什么的时候，看见了桌子上的一根烟，是昨天掉地上的那根，捡起来就一直忘了。正午 12 点，想了想，拿起打火机上了楼顶。

11 月来的日本，5 个月来太阳一直很温柔，有时候甚至觉得有些羸弱。今天也一样，躲在迷雾般的云层后面，投下苍白的日光。

风刮了过来，从楼层间呼啸而过，那些门口晾晒的形形色色的衣物，被刮的哗啦作响。突然感到有些怀念，仿佛看到久远日子的模糊身影，此时此刻感到的空洞感，似乎是遥远过去的延续。

或者并非 10 几年前，而是更加遥远的太古，在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在生命还在深海里孕育的时候，海洋像是永无止尽的温柔摇篮。最初的生命没有思考的能力，仅仅是生长，死去，无休止的轮回，无尽漫长的年月在它的基因里留下的空洞痕迹。

那一定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原初的记忆。

2.6 2020.03.27 大学院之路 (III)

注：这是在工作之余，为了申请研究生做的一些研究随笔。由于前两篇全是总结技术的内容比较枯燥，就不专门放上来了。

下班后读了一个多小时论文，读到了难度很大的地方，怎么去描述这种难度呢？明明字都看得懂，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后来又花了一半的时间去理清自己的思路，对论文的理解好像又上了一层。

看论文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高方式，即使看不懂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方向，这个方向是那么的老练，不是一个人闭门造车就能找到的。

不是我不想继续读这篇论文，只是隐约觉得不应该继续花时间在这个上面了。一是感觉这个论文的主题和我想做的方向不大一样，二是因为为了申请到研究生，在当前时间点广度扩展可能会比深度挖掘更有成效。

我来总结下论文吧，主题是想从语法规则（像 BNF 一样的东西）生成带语法检查的 Fluent API，其实这里有点不是很懂。自己感觉想要生成应该不难，但是我的地图上好像缺了容器类型这一块，搞清楚自己的理解与论文提出观点的出入，对理解论文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弥补自己知识跟论文隔阂的重要手段。

写到这里一看似乎我应该继续看下去，自己被自己说服了这是什么操作。

不过，果然我还是应该先把这篇文章写完，然后先去做一些我认为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东西。

继续回到论点，我说论文的主题跟我的兴趣不大一样，其实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论文的方向有趣么？当然是有趣的，而且我已经被教授洗脑了，认为 fluent API 无疑是 promising 的，但是这跟我的兴趣似乎还是不大一样。

前几天我假设自己想研究类型系统和 lambda 表达式，现在想想，那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 haskell，不是因为函数式编程么？从大二开始我就深深为之着迷，难道这还不算是我的兴趣么？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这就是我想做的东西。

可是我对函数式又懂些什么？他到底给我的编码带来过什么好处？像魔法一样的类型又是怎样改变我的思维定式的？

想来我对函数式编程其实是一无所知。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搞清楚自己的研究方向，沿着这个思路思考一定没错，我坚信着。

所以比起继续读论文，先了解一下自己的所想是不是更迫切一点呢？

2.7 2020.04.02 樱花满开的东京

到周五为止算是辞职整整一个星期，毕业一年算来我也辞职了 6, 7 次，对于程序员来说不知道算是多还是少呢？

不工作的时间流逝得飞快，我真的可以自豪的告诉自己，每次辞职之后的时间没有白费吗？

人总是重复着同样的错误，我想要斩断这错误的连锁，所以写下这篇文章，算是对这周的一个回顾。

辞职之后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目标而忙，虽然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但是每天写记录的事情却中断了，也算是做个补偿。

总结一下：两篇论文，一个面试，两次外出，两篇输出，两个电影。

首先是两篇论文，都是关于 Fluent API 和自动机的。怎么说呢，收获是对自动机的理解更深了一层，然后对 Fluent API, DSL 之类的概念也熟悉了很多。但是似乎并不是我想做的方向，我也根据自己的理解输出了两篇技术文章，后续就以 LR 自动机 table 生成结尾吧。

面试是在今天，应该是凉了。但这是我的第一次全英文面试，我很自豪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我总是喜欢对自己高度评价，但是果然还是要好好反思自己的不足。今天的面试，我没有把自己的工作描述的很好，比如别人问现在负责什么的时候，我总是一句前端带过，好像不想详细描述似的。这个行为就很不好，或许我应该把自己负责的工作内容提炼一下。

两次外出，第一次是去高田马场换钱，阴雨天，感觉别有一番滋味。我从高田马场徒步走到了新宿，领略了一下大都市的风情，怎么说呢，其实秋叶原我感觉氛围还要好点。也许不是夜晚体会不到吧。第二次外出是今天，错过了枫叶没有错过樱花。东京樱花满开，真的漂亮。

两部电影，一部大鱼，一部寄生虫。都是非常好的电影，个人更喜欢大鱼的艺术氛围。

这周算是白费了吗？除了常常会偷懒，我觉得都还好，以上。

2.8 2020.04.04 Why I choose NLP

辞职一个星期，看了两三篇论文就对自动机方向弃坑了。因为感觉挺没意思的，这东西还有什么发展前景我不禁会问，不过研究方向似乎不限于自动机啊就这样放弃真的好吗？我不是想做函数式编程吗？如果选了自然语言不就做不了了吗？而且自然语言我差不多是一无所知，现在才上手会不会有点晚了???

吗的这个情况真的有点糟糕啊，本来必须在 15 号之前出研究计划的，自然语言 10 天就能出研究计划？

于是必须做选择了，所以我决定自然语言。虽然竞争可能会大很多，但是毕竟是跟自然语言接壤，还是很令人着迷的。

我会在今晚输出一份自然语言处理的脑图，然后开始做自然处理 100 题，并且将题目，章节对号入座，发现难点才好加深自己对自然语言问题的理解。

现在才是开始，加油吧。

2.9 2020.04.07 四月七

打完电话，突然有点压抑。焦虑变成了指向外界的矛头。

总是后悔自己不应该把目标说出口，不过是在给怠惰找借口罢了。

敌人永远是自己。

今天一口气把异度侵入补完，有点惊讶现在的主流慢慢转向了意识流，人总是不断地成长爱上更加本质的东西，社会也是一样。

晚上 7 点跟光明君和 lorenx 去小松川公园打篮球。今晚是今年最大的满月。稍微活动了下身体，多久没打篮球了呢？有将近一年了吧，时间过的太快，转眼物是人非。

这几天在刷 NLP 100 题，果然还是应该稍微提高点速度吧，大概一天 10-15 题是必须的。在 15 号之前得拿出研究方向，不然真的很难交代。

大概是这个感觉吧。

2.10 2020.04.15 最近没怎么写日记

最近没怎么写日记，因为这些天又开始作曲了。从 19 年 11 月到 20 年 4 月，一度停滞的齿轮真正开始转动。

契机应该是 bilibili 上老王的视频吧，顺便在油管上重温了一下 music matter 的频道。

更本质的东西也许是因为每天都要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为了逃避，如果去玩游戏又会为浪费时间而内疚，所以只能用音乐作为一个妥协点。

不仅是音乐，所有的兴趣何尝不是如此？只是和残酷现实的妥协罢了。

今天发生了一件有些烦心的事情，hina 桑问我能不能借笔记本给她用。

如果是过去的自己，毫无疑问答案是 NO 吧，但是我回答了 YES，现在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折磨着我。

为什么不借？因为电脑上很多隐私的东西，实在是不大方便，然后因为是贵重物品，所以有些心疼。

为什么借？这台电脑是闲置的，然后 hina 桑也正因为电脑坏了而烦恼着，我难道不应该借么？

其实像这样罗列出来之后就会发现，我的烦恼相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考虑到总体利益，果然还是借出去会比较好吧。

想起来高三的时候，我也是不得已地将手机借了出去一天来着，时到今日我还会为此感到有些自豪，所以果然还是应该借。

像这样，我的共感会不会又强了一些？有没有变得更善良一些？

2.11 2020.04.20 即便没有上班，周日总是纵容人怠惰

即便没有上班，周日总是纵容人怠惰。

早上去大荣买方便面，顺便往南绕了一圈。4 月的冷意还没有消失，没有一丝阴翳的蓝天，让人有些担心晒伤。想要走到海边，可是终究是败给了惰性。

花了半天的时间补完凉宫春日的忧郁 + 消失。时隔四年心境已经截然不同，曾经对团长性格的质疑，变成了对自己黑白单色青春的感伤。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正准备开始看书，舍友一句话就让我放弃抵抗打开了 PS4。我对自己说：已经足够努力了，今天就放松一天吧？好久没跟舍友一起玩了，为了不疏离，有何不可呢？然后我们只狼玩到了深夜两点，只狼的游戏质量真的非常高，虽然我没玩过很多主机游戏。

偶尔会失去判断事情优先顺序的能力，突如其来的对开发游戏的渴望，仔细想想这件事根本不应该现在做。静下来好好思考总是必要的，总是考虑着给自己留下后路，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无论如何我选择了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走，决定抽出时间来将之前那个支出统计 app 给做好。

信息的筛选能力，能够帮我最快地学习。不断地质问自己真的明白了吗，再也不对自己仁慈。

2.12 2020.04.22 April 22

现在是阴雨的东京下午五点半，今天大部分学习时间都在 coursera 上看一个教我们怎样学习的课程。学习如何学习有必要吗？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工嘛。三月底辞职前在知乎学了几个学习方法，这段日子一直觉得受益匪浅。

最近在知乎上关注了一个叫实在狗子的大 V，他写的东西让人由衷的佩服。加之是早稻田大学的大学院生，羡慕之余自己也想系统学习一下文学相关的理论。既能提高鉴赏能力还能提高写作水平。

从 reddit 找到 coursera, 没有找到相关的课程反而点进了 Learning how to learn 这门课。出于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心态同时也算是缘分吧就花时间大概看了看。

2.13 2020.05.06 p20200506

午觉醒来

做了一个梦

在国内

谄媚地笑着

无人问津的餐厅

往日熙熙攘攘

如今空无一人的地铁站

夜晚

在等待什么？

又或者说什么都不等待

这才是生命的本原

无意义

混入了无意义的冲动

对了这个是我要做的东西

无意义的流淌着的音乐

像老旧电影里面的噪点

醒来之后

仿佛一下又浮出了水面

对那种无意义的人生无意义流淌的时间

令人窒息

我下去装了一杯水，上来之后该做什么

做什么已经很清楚

单纯的不要浪费时间

无论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无意义

在看不见的地方

有的人走着我想走的路

无意义的挣扎

连所谓的意义都变得模糊

2.14 2020.05.29 基本上一整天都在写代码

基本上一整天都在写 negative sampling 的代码，顺便把灵能百分百第二季看完了。

今天看到简书上一个也是做 NLP 的人，他是从 2018 开始搞这个的应该，看日期基本就知道了，然后现在的水平远远在我之上，对比了一下，我的效率有没有他高呢？不好说，但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然后今天 10 万块钱那申请书寄过来了，明天去复印 cash card 时顺便买豆腐。

2.15 2020.05.31 中午 12 点半

中午 12 点半，准备吃午饭，但是舍友在做所以只能先等等。刚刚重新学了一下积分的概念。

起因是看了一眼大学的数学书，发现第一章第一个概念就看不懂了，原因主要是积

分符号现在看起来很陌生，因为有了梯度下降的应用知识，所以学微分的时候是比较轻松的，搞明白积分跟微分不是同一个东西也花了不少时间，也算是复习了一下之前 3B1B 教的一些概念吧。

昨天的目标本来是学 Glove 的，所以一整天都在看线性代数矩阵运算的东西，这两天基本都是数学。但是意外的感觉没什么反感。

但是怎么说呢现在的第一要务果然还是 NLP 的知识吧，可能先不要挖掘那么深比较好，先把研究计划书给肝出来。

如果是 NLP 的东西看累了，可以看看数学题解乏但是也不要忘了英语。以上。

2.16 2020.06.02 要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要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那就是尝试动笔写过很多次小说，每次都半途而废。这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这个才能。

刚刚利用睡前的一些时间去看了“writing about literature”，一个介绍文学理论的频道，视频的对象是一首诗，一首经过解读后，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唯美的诗。

那么多的技法，如果全都用起来，还怕写不出好作品吗？我每次都这样想，但是每次轮到动手的时候，都觉得举步维艰。

日语是自学最成功的一个领域，考了 N2 之后甚至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然后现在是 N1)。但是事实是怎样呢？滑板，拉丁语，写作，作曲，每一个都半吊子。即使安慰自己说只是现在没时间去学罢了，先把研究生搞定吧以后这些东西不过手到擒来，对，这一定是正论吧，但是我还是感到有些挫折。

不过是囚徒罢了。

2.17 2020.06.12 觉得必须反思下这几天的所作所为

觉得必须反思下这几天的所作所为。没坚持每日记录，学习时长相对缩短，主要原因是刷推特上瘾了。

本来想着一键卸载，但是又想到上面牛逼的人那么多，比如川普，比如坂本昌一郎，比如新海诚等等。平时看看还能反思一下自身，刚刚把推特上一些未成年人全都取关，只会

键政的人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然后说一下这几天的学习情况，前几天主要是看 CNN。就只是单纯的看，还没有动手去操作。晚上大致了解了一下 RNN 的工作原理，明天早上还是花时间看 RNN 的本质和应用，首先把 CSC321 关于 RNN 这一章看完，然后把斯坦福大学那个课程看完就一个小时不是很长。

下午的话估计回到 100 题的第九章上来。

开始看恶之华漫画。

感觉还是少对着电脑会比较好，我还有平板呢。

2.18 2020.06.13 记得法国舍友买过一本精致的笔记本

记得法国舍友买过一本精致的笔记本，我问他为什么不用 PC 记东西，他告诉我说喜欢手写，因为手写速度比较慢，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时的我不以为然，而从今天开始我也决定手写记录生活了。

早上一口气看完恶之华，冷静了一下，现在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我为什么会那么感动？

本来也许应该稍几天再写的，但是刚刚我又翻到了一个漫画，是那种只看 Cover 和名字就会着迷的漫画，控制住马上开始看的诱惑我写下了这些文字。

有些漫画弥漫着一种感伤，它来源于绝不完美的 Ending，来源于某个做着到过的小镇—就像恶之华里面描写的一样，一个住的越久，心也会随之凋零的小镇，在那里忧愁是时间流逝带来的，是陪着每一个人成长的，夕阳日复一日地宣告着终结，与此同时小店上的招牌也渐渐锈蚀，谁又能逃脱对时间的感伤呢？终结毕竟是令人难过的。

漫画中高男移情到仲村，一开始让我感到十分突然，但是我马上察觉到：对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我想做的选择！是的我认为这一定是所有人都会做的选择，所有对日复一日的腐朽感到感伤的人一定会做的选择。

每个人都惧怕，可是只要试图去理解，就再也无法自拔的恶之华。仲村正是这样的化身。

我试过喝酒，抽烟，尝试摆脱这一成不变的日常。我从中国的南方，一个炎热的沿海小镇，来到了东京，追寻着什么？是的，我想逃离这一成不变的日常。我害怕转过身来碌碌无为地送掉了一生。可是我什么也没找到。我曾经最大的梦想就是到日本来，是的我做

到了，可是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后来才明白。

我一定是在追寻那恶之华吧。

所以我翻过那座山，到了山的那边。所以我失望的发现那里没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只能等待，等待碌碌无为人生的终结，亦或等待那绽放的恶之花。

2.19 2020.06.14 6 月 14 东京阴雨

6 月 14 东京阴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很吵闹的舍友跑过来，坐到我对面，是在宣示主权吗？我明明为了逃避从二楼自己的房间跑了出来，才坐了不到 10 分钟她就跟着下来了？

尴尬，说实话她如果不说话还好，现在坐到我对面是想干什么啊我真是服了，刚刚还问我几点，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了。

我不喜欢这种人，什么都像是装出来一样。

夜深了，刚刚和 A 聊了快一个小时，心情有点复杂，他姐的病情又恶化了。

我不会跟他聊他家里的事情，一直装作视而不见，但是也许最近一年来心境也变了很多，因为我无能为力，也不想扯上关系（其实我还是很冷血）。所以只能说一些安慰人的话，希望能给他一点点安心吧。

然后今天还是在看 RNN，这该死的 RNN 真是难啊。而我，是真的怠惰，明天一定要完全弄明白这该死的 LSTM。必须继续前进了。

2.20 2020.06.16 昨晚终于按耐不住给日奈发了条消息

昨晚终于按耐不住给日奈发了条消息，告诉她在学习室说话让我很困扰这个事情。让她帮我向大家传达。

总算是轻松了点吧，一直憋着不说小心憋出毛病来。

2.21 2020.06.18 今天东京阴天

今天东京阴天，到了傍晚下起雨来。早上久违的出去走了走，买了两件 T shirt¹，交了房租顺便买了点吃的。

走了挺远的，见了不少新东西也算是有所值吧。

今天回来之后都是在看 transformer 相关的东西，就这样吧准备看看书睡了。

2.22 2020.06.19 一整天都在看 Transformer

今天一整天都在看 Transformer，讲道理收获很少回想起来有些少的可怜。可是即便如此我也是花了 5 个多小时在上面了，所以还是挺起胸膛来比较好吧。

晚上转换心情玩了 persona，然后跟舍友玩了会狼人杀，晚上 2 点才睡。

良い未来を。

2.23 2020.06.19 再过一个星期就是离职三个月了

再过一个星期就是离职三个月了，如果问我三个月来有没有虚度光阴，很难给出答案。

从厚外套到短袖，从漫天大雪到樱花，梅雨，日本的四季真的很分明，我喜欢这样的地方。

从一开始瞎几把乱撞，到现在时而焦虑时而因解决了一个难题而高兴，有目标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

想来我也是有过目标的啊，只是到了最后我失去了它，得到也就等于失去，梦想就是那么虚幻的东西。追逐梦想比梦想本身更为重要，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切身的体会。

今天主要看了 resnet, 架构很简单, 但是理解花了不少时间, 明天再次挑战 Transformer, 毕竟是 RNN 的完全替代品, 至少怎么用还是要学会的。

¹错别字，似乎被有意保留。

2.24 2020.06.25 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就按时间顺序记一下流水账吧

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就按时间顺序记一下流水账吧。

早上被隔壁学习室舍友的说话声吵醒，仔细一听，过两天要搬走的那位舍友也在。总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她是受不了大家才搬走的话，会感到难受，虽然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但是碌碌无为是不是也有罪呢？弱小所以没法拯救，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说起这个刚刚看了熔炉，男主角抄起花瓶往另一位老师头上敲的时候，我舒服了。因为那是我做不到的，所以我憧憬，弱小所以没法拯救，弱小的不是肉体，是心灵。

早上开始就到一楼大厅学习，午前的时间都在整理资料，做了个论文略读的表格，中午为止才整理了 50 篇。

午后开始看 2016 年那篇论文，作为一个起点吧，明天赶紧看完这篇然后开始 2019 那篇，以上。

2.25 2020.06.27 刚刚和舍友出去吃了渍面

刚刚和舍友出去吃了渍面，虽然有点小贵，但是这味道真是感动到我了，回来之后觉得有点小咸。

2.26 2020.06.27 afternoon

空调机的声音，风的声音，鸟鸣声。

夕阳透过云层，投下暖色的饱和的日光，洒在眼前林立的居民楼屋顶上-参差不齐，五颜六色，在乱离的电线杆旁的屋顶，从莫名的杆状物里跑出炊烟的屋顶，伫满晾衣杆的屋顶。

接连飞过的鸟儿，远处高大显眼又不明所以的橙白相间的烟囱-4 月的时候，下边是几株盛开的樱花的烟囱。

风吹过，许多的衣物像旗帜般飞扬。

风吹来的地方，虽然被楼房挡住了，完全看不到，那里是海的所在，无趣的海，煞风景的海，我从来没见过的海。

2.27 2020.07.03 梦

今天醒的比较早，做了个变成狗，拿狙击枪与军队为敌的梦。先是突破了一个军事基地，突破之后，往悬崖下一看，那里才是我真正要摧毁的地方。子弹飞上来真是危险至极，我下去之后敌人通过网爬了上去，准备逃跑，因为我是狗所以他们没发现我。等他们都爬上去之后我也跟着上去，然后用狙击枪一枪爆了其中一个人的头，那似乎是他们的指挥官。并且是我初中班主任。他们非常激动，子弹乱飞，我逃掉了。就觉纳闷，我帮他们解脱为什么要攻击我，为什么要表现的那么伤心。

后来做了个剑士对决的梦，舞台是建筑物，像是哪里的屋顶，格子纹的地板和墙壁，无机质。那里绑了 4 个女孩子，我只能救其中一个，就选了曾经救过她很多次那个，付出的人反而遭到束缚，这就是世界的摄理。然后对决就跟只狼一样，后来我换了根铁棍，因为真正的强者不需要剑，结果在梦里我都想着，啊，我一定要去学剑道。

2.28 2020.07.07 周日先是给东北大发发了邮件

周日先是给东北大发发了邮件，蛮快的下午去完秋叶原回来就回复了。说是研究室满人了，实际上是怎么样呢，之前一直犹豫北海道大还是这个真是白费心机了。

然后我马上给北大发了邮件，过了两天还是没有回，也不能一直等，我想想，5 号发的邮件，10 号重新发一次吧。如果今天还不回复明天就投筑波大山本研究室，讲道理真的希望能进荒木研啊，NLP 现在真的蛮热门的。

说一下今天的任务，基本上就是看论文。跟之前一样，每天 5 篇，加油吧。现在我需要的量，质变还没轮得到呢，然后最不济的情况都可以自主研究。

说到最不济的情况，现在也得做好打算了。后续去哪呢。我还是想去北海道可是北海道交通不是很方便，似乎没有飞国内的飞机。然后飞札幌之后怎么办呢。唉非要说的话还是东京比较方便吧我想想。果然还是先找个工作么？如果找工作的话是便利店打工还是找 IT？如果是 IT 的话果然还是应该找个派遣么？日本人的派遣还是可以考虑的，总而言之先看看吧。15 号左右考虑先换一个 sharehouse。

我看了一下 sharehouse，每个的价格都差不多啊，东京这个难道不算好了？不行不行。

无论如何一定要进研究室，仅此而已。不要想着打工了。

好加油吧。

2.29 2020.07.08 早上起来就看到鸟取大教授回信了

早上起来就看到鸟取大教授回信了，讲道理从东北大，北大降级到鸟取大真的非我所愿。

现在已经是晚上 8 点了，接下来估计还有四个小时空闲，花一个小时洗澡还剩 3 个小时，嗯怎么办呢。

总之我先回了教授邮件了，看了下成员页应该问题不大，等教授回复吧。

然后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后续签证处理问题，基本确定了不回国，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找个派遣公司先混一下签证，现在拿不定主意是找日本公司还是中国公司，中国公司果然还是怕坑。

然后最急迫的问题还是住房问题，可是公司没定的话住房又有什么意义？话说不知道大阪那边还有没有类似 G 社那种体力活，如果有的话混个签证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2.30 2020.07.09 今早鸟取大教授回信了

今早鸟取大教授回信了，这边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然后昨晚联系了派遣公司 A 的老板，今天下午过去面试看看。这个应该也没什么问题，这边是比较缺人，轻松应付一下就完事了。

4 点钟到就行了，我打算 1.30 过去，顺便看看中央区。

剩下一个小时就简单休息下吧。

下午去了派遣公司，楼很小办公室也很小，嘛也就这样了，附近转转，没有一点意思，除了附近的河川旁边的芦苇被风吹的像波浪以外没啥意思。

老板对我印象好像还可以，但是我已经很累了，完全不想做程序，他还要我花大量时间去准备，我他妈哪有那么多时间花在上面。

不过怎么说呢如果是想做派遣的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至少老板扁平管理。

剩下还有点时间我好累啊，本来想看看数学，怎么办呢？果然还是花点时间看看吧，每天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2.31 2020.07.14 先说下昨天做了啥吧

先说下昨天做了啥吧，去了海边，为什么偏偏是昨天呢，因为这次不去，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去了。首先是难得的阴天，然后最重要的是，大岛这个房子马上就要停止使用了。

明明还想续期的，结果一下就结束了，这就是不可抗力。

先不说这个了，回到今天的正题，教授联系我了，说明天 skype 面试。

下面是整理好的一些问题：……

已经很晚了先到这里吧，今天中午睡了两个半钟，虽然做了个噩梦，感觉最近总是做噩梦，嘛，虽然对我来说没啥影响就是了。

2.32 2020.07.22 刚刚睡了个半死不活

刚刚睡了个半死不活，不知道躺了多久，回过神来我才想着今天还有事情没完成爬了起来。

早上去船堀一直逛到了中午，请客吃了顿拉面，一如既往的咸，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吃，我要一开始就把汤弄淡，吃得我肚子都有点不舒服了。

到江边，偶然发现一个橹，视野非常开阔，对岸东京天空树的顶端埋在云层里。旁边水闸放水的声音隆隆作响，江上驶来两辆船，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前面一辆拖着后面一个货船，货船就像是只有一块板，上面一个男人翘着二郎腿坐着，视野一定很好吧我想。

晚上可以学习的时间不多了，把 GAN 论文中出现的概念消化一下，如果有时间最好将 GAN 生成数字写一遍，「如果不能将它做出来，那我就没有理解它」。

加油吧。

2.33 2020.07.23 大雨

做好了计划被突如其来的大雨完全作废了，还浪费了快一个小时，跟别人约好明天再去上野了。

结果还是今天去了，换钱的大哥还行，不是那种不耐烦的一刻都不想多呆的人，听说最近 IT 派遣不好干，他也很久没工作了一直在拿低保。

早上在アメ横吃了个可乐饼，外国人店主开的，他告诉我们说他老婆是台湾人，可乐饼也挺好吃的分量很大，有点感慨，外国人在哪里都可以活得下去。后来换钱那个大哥说外国人天生的性质就不一样，比起中国人更有冒险精神。

后来我们在附近逛了圈，先去了浅草寺然后过河到对面的晴空塔，后来又吃了个面，十分一般。

回来累的要死，一躺下去又到了 6 点。

现在是晚上八点，做一下计划吧，首先今晚就搞明白 CRF，这是首要任务，有时间继续看其他论文。

2.34 2020.07.24 申下日本研究生——三个月来的战争

三个月前。说长也不长，短也不短，一段尴尬的时间。终局是已经注定，但是作为当事人的我还是五味杂陈。在这样复杂的心境中，长达三个月的战斗落下了帷幕。

毕业一年，我时常思考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实习和工作换了 7, 8 份，从来没有过满足。来到日本之后也是一样，辞掉了最开始的工作，鸽掉了派遣，最后换了份远程工作。本以为这份远程工作带来的自由，能稍微缓和那不知缘由的渴望，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了失去人生意义的傀儡。

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车来车往，路灯下，我走在前往超市的路上，思忖着。答案是没有意义，我早就明白的。与其工作，不如为自己而活。其实一直都有去读研的想法，但是一直选择了模棱两可的道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是挺好的吗？骑驴找马—庸才最喜欢的一个词。

我辞掉了最后一份工作，选择了背水一战。敌人是我自己。

这就是这漫长的三个月的开端。

日本的大学院系统，跟中国的大不一样。在中国，你只要去考试就行了。自己的计划？只在复试有点用。而且你得先得先通过初试，得到这张门票，所以在中国的体系中，研究生考试就是你需要注意的所有东西。

但是日本不一样：如果你没想研究的东西，那你就不应该当研究生。仔细想想，这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不对么？满脑子为了学历和文凭的人，真的不应该当研究生。

所以第一道坎就是研究计划书。

如果没人要求你去思考，中国教育体系出来的人就不会主动去思考，这是一种恶习般的惰性。在知乎上搜专业研究方向，搜集情报，百度，谷歌，各尽其用，初步选择了一个方向。但是意识到自己对所有方向的理解都不深，我可不想进了研究室之后才后悔，所以我做好了反悔的心里准备。果然不到半个月就对最初的方向失望了。但是这半个月绝不是毫无作为，通过对某个方向的深度挖掘，开始对其他方向有了初步的认识，所以能够马上做好新方向的决定，这一次我很有信心。结果第二个决定就成就了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

然后，这场战争就进入了漫长的拉锯战。这是最痛苦的一个阶段，焦虑像是魔鬼，趁人大意之际爬上心头，让我每个夜晚都难以安眠。

站在楼顶。房子房子房子，不明就里的烟囱 – 这就是东京的景色。早上，中午，黄昏，晚上，我注视着这个大都市的角落，这片小小的街区。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再也没有感受过乡愁，但是夕阳下的这片景色，让我产生了无以伦比的怜惜 – 我想在这个地方活下去。所以我熄灭了烟，回到了那个昏暗的小房间。

日复一日，时间快进了两个月。终局。

吃饭，泡澡，买菜，抓住片刻空闲，经过十天绞尽脑汁的思考，我完成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大局已定。再花上一天，补好套辞信，我明白，战争已经结束了。不需要修改，计划书也是，套辞信也是，我有自信，因为这是漫长的时间产生的必然结果，时间的厚重感能够证明它们的价值。

无论是选学校，还是跟教授互发邮件，在我看来，都像是胜利的号角，一切都是如此的轻松。但是一又一次地，恍惚之间，似乎又回到那个无尽的三个月。

战斗结束了，我还剩下什么？

2.35 2020.07.30 今天早上爬起来又写了两小时小说

今天早上爬起来又写了两小时小说，因为舍友太吵我就跑到了楼下写，顺便吃了个中饭。

本来打算写完两小时就继续学习的，跟光哥聊了下，发现他也开始写小说了。想了想如果加把劲的话今天就能完成结局，我也来劲了就从床上爬起来继续开始肝，结果用戏剧的形式直接肝完了最后一幕，可以开始翻修了。我想了想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开始动工翻修。

期间舍友又开始电话，我带上电脑到了楼下继续肝，一直肝到了 5 点，把第一章肝完了，一共三千一百多字。

本来我不用执着字数的，但是小说网站的投稿审核要 3000 字，所以修修补补弄够了 3000，顺便加了点伏笔。

现在吃完了晚饭是下午 6 点，今晚大概还能学习 3 个小时，就做一下规划。

首先是探索，先花半小时上一下油管和那啥绿色网站看看。

然后我想补一下 ML 的算法，然后用昨晚的数据集小试牛刀，大概要花掉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吧。

然后我想起来还要找房子，所以我就先这样安排。

2.36 2020.08.01 natunoyoru

城市化的进程能体现人们的信仰，闹市深处静谧的神社，在繁华的十字路口步行 5 分钟就能抵达，在虫鸣中显得愈加寂寥的河原。

风吹过，蓦然回首，清脆的风铃声是妖精留下的痕迹。

数不清的暖色灯光点缀着的小巷。

勾起感伤的东京之夜。

2.37 2020.08.06 在看斜阳

在看斜阳，对景色和心境的描写还是非常美的。因为是用女性视角写的，至少对女性多了点认识吧。

几天没记录了来着？看了一下，发现昨天也有记录，还行。昨天主要时间都在数据分析上，今天重心就移动 RL 上来了。把博客补了一下，然后抄了一下公式，现在算是做好了 Q-learning 的前置工作。

今天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写了两千字，剧情也有所进展，我已经想好了一个绝妙的结局，至少要让这本书完结的完美。

于京都西阵

在东京度过半年的时间后，因为疫情的原因，shareshouse 决定弃用小川公寓，所有住户也被迫流离失所。由于日本大学十月开学，我决定前往京都度过八月中旬到九月底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3.1 2020.08.11 我必须忏悔

我必须忏悔，看了一下 github 贡献图，发现上一次贡献已经是五天前了。坚持了半年的，虽然也会偷懒，但基本两天就会贡献一次的记录，就这样没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这几天用小说作为借口，再加上搬家之类的东西，基本没怎么学习……

现在人已经在京都的房子里了，环境还可以，很有京都的 feel。有个小庭院，然后都是木地板，从缘侧绕过小院子就是我的房间，房子没啥窗户，但是有个二楼。不过那么小一个房间，居然要睡三个人？真心希望这一个半月不要有人住进来。

最麻烦的一个事情是洗衣服，看来这一个月要手洗了。

刚刚睡了两个多小时，是真的有点累了，起来之后外面很大太阳，想去买食材做个午饭都出不去。要出去估计得四点之后了，今天一顿都没吃，下午一顿，晚上再吃点罐头啥的算了。

3.2 2020.08.13 随便写写

下午在沙发上醒来的时候已经快 3 点了，外边下起了小雨，夏天之后我只有阴天和下雨的时候出门，在东京的时候，梅雨过去之后已经晒了好多天，荒川的水都少了很多河原露了出来，来了京都之后，连续两天的午后都下起雨来，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两地的气候之差。

无论如何，因为下雨了，我也没有理由待在房间里，于是就做好了出行的准备，虽然走到半路猛烈的午后太阳就出来了。

走过两个街区来到旧皇居。皇居很大，整整两个街区大小，道路也宽的令人心旷神怡。没来对时候，皇居和里面的仙人御所都是春天和秋天才开放，站在外面看着无数巨大的松树在偌大的皇居的围墙边探出头来，我沿着大道一路走向南边的出口。

夏天来京都，并不是好的选择。春天的日本才是最漂亮的。

出了皇居，我一路向东，穿过鸭川来到平安神社，想一睹巨大鸟居的芳容。时间已经是五点多，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多了起来，熙熙攘攘，在木造房屋的背景下，是京都的市井气息。

刚来京都两天，住在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离市中心大概有 5，6 公里，所以一开始京都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小县城的，但是来到平安神社附近的时候，我才第一次领略了京都的魅力。

巨大的朱红鸟居横跨在参拜道上，平安神社此时已经大门紧闭。旁边是巨大的府立美术馆，是西洋建筑的风格。神社的右前方，美术馆的对面，是比较热闹的广场，有人在草地上扔飞盘，这是我第二次看到有人玩这个，飞盘在空中很优雅地像是停滞着，我稍微驻足看了一下。

纬度高的地方黄昏似乎格外漫长，在比平时暗淡的光线下，闲散的广场让人的精神得以放松下来。

稍作停留，我便离开了平安神宫。到了夜晚很多景点都关门了，因为没有目的，我便向西走，准备绕一圈便回去。穿过鸟居右转，沿着小小的无名河川一路向西，因为京都的房子都很低矮，这在国内省会是无法想象的光景，夕阳从很矮的地方照过来，夜晚前最后的暗淡阳光，把河川旁马路对面的房屋染上了一层金色。有一栋单层的西式建筑门口装饰着爬山虎似的植物，在夕阳下美丽得令人感到感伤，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考虑到夕阳才做了这样的设计。

穿过马路，我走进一条小巷。两个穿着和服的女性聊着天，从身边走过，旁边是低矮的木造建筑，所为的下町风情。继续往前走，路边的寺院多了起来，在旁边的观光地图上看到，这一片街区有 30 多个寺院。

虽然寺院的建筑很吸引人的眼球，但是毕竟大多数已经关上了大门，我只能隔着墙想象里面的景象。最后才发现了一个开着门的寺庙，我便走了进去。

寺院大门进去，右手边便是墓地。忘记在哪里看过一篇文章，去到一个地方就应该去拜访当地的墓地，理由我也忘了，但是这样一个念头很久以前就在心中植根了，所以我便穿过通往墓地的小小木门，在那里偶遇了一只黑猫。我稍微停下了脚步，黑猫也只是趴在地上看着我，不知为何从它的眼中我感到一种拒绝。对，也许这不是我该进来的地方。但

是我还是往前走了，黑猫也只能让开了道路。那里是林立的墓碑，每个石制的墓碑上都围着一圈木牌，应该是整个家族的归宿。墓碑之间有小小的石制道路，旁边插着低矮的白色方形灯笼。对死亡的态度仍然暧昧的我，在这无数墓碑构筑的庞大时间面前不知该如何反应，那是用敬畏来形容似乎也不够贴切的感情。

有些狼狈地，我离开了寺院和墓地。

3.3 2020.08.22 漫步京都

待了半个月，每天都是平均 35 度的晴天，昨天下午终于等到了一场雷雨。

趁着打雷还没下雨，我随手抄起一把透明雨伞，漫无目的地走上了马路。

虽说没有目的，一直以来的习惯让我走向了北野的方向。

半路上大雨倾盆而下，找了个地方躲雨，享受这难得的清凉。

雨打湿了两旁的木房子。被水珠压折的小小盆栽，透明水玻璃，门口亮起的暖色灯。

这里是雨天的京都。

待雨变小，撑起伞走了出去。

路过一个年代久远的小区，爬满杂草的铁制围栏，老旧公寓的褐色墙体，锈迹斑斑的防盗网，触动我意识深处的遥远回忆，试图在记忆里搜寻却又只剩一片空白。

厚厚的云层缺了一角，一日最后的阳光从缺口处倾泻而出，把空旷的十字路口染上一片暗红。

23 日

散步是每日坚持的枯燥活动，因为时间尚早，我决定走的远一点。

来到之前止住脚步的地方，我拐进一个小巷，依然京都味很浓的房子挨得很近，电线杆遮蔽了天空，然而比起深圳城中村的尘土飞扬密不透风，这里比起外边的大道却显得更加温馨。

小巷中的小巷的尽头，有一个白色的花岗石鸟居，偶然发现它之后，思索了一下，我便朝那边走去。

跨过鸟居是一个死胡同，死胡同的尽头是一颗掉光叶子的大树，哪里都不见神社的踪影，本想掉头离开，但是心血来潮又折了回来，然后在树的右边发现了一条小路，穿过它我找到了神社的石阶。

一个单调的石质神社。

抬头望去是秋日般的碎云。

一种肃杀感触动了我的灵魂。

因为不见塞钱箱，将 10 元硬币塞入一个小小的盒子，稍作参拜后我便离开了这里，朝着不远处的山丘走去。

京都被山所包围，这边已经是京都的边缘。

踏上石阶，穿过鸟居，来到了山顶的神社。

寺庙到点关门，而神社永远大门敞开，所以我更喜欢神社。

然后是山，很久没登过山了，有些小感动。

京都的房子都很矮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但是又井井有条。没有格外突出的房子，就像是不喜欢引人注目的日本人自身一样。

夜幕马上就要降临了。

山脚处有个小小的公园，我循着尺八的声音找到了这儿，最后却发现那只是老旧的跷跷板不堪重负发出的声音。公园里有人在玩棒球，稍微驻足看了一下，挥棒的人一次都没有将棒挥出，带着一点失望我离开了这儿。

京都的夜晚很萧条，所有的店都关门了，马路也空空如也，只剩路灯徒然伫立着。

偶遇钉拔地藏神社，里面灯火通明。小小的神社里密密麻麻的都是灯笼，蔚为壮观，一旁装饰着七夕的竹子，上面挂满了愿望。

3.4 2020.08.23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最近几天根本睡不着，不知道是心理还是生理出了问题。

心理的话能想到的原因就是，焦虑，绝对没错，对理工科的焦虑。唯恐被人超过，唯

恐追不上别人，落后于人的焦虑。所以我半夜爬起来看了理工科的视频，睡不着主要是精神难受，别给我猝死就好了，然后希望头发少掉几根。

想想后面的计划吧，我觉得看论文不能再漫无目的了。要贴合自己做的方向，所以应该开始一些实际的编码工作了，今天开始用 pytorch 来实现一下 summarization，希望实际操作能减少我一点焦虑吧。

然后昨天写完了人生第一本小说，听了一个人的评价，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不过，总的来说，能完成自我感觉还是很好的。

也要考虑新的写作主题了。

加油吧。

3.5 2020.09.03 在京都邂逅一段石阶

今天想写的，只是一段小小的石阶。

京都西阵，金阁寺东南，沿着下坡路，走进混杂而干净的住宅区，地形一下子变得立体起来。

从大道离开，走下笼罩着树荫的狭窄阶梯，最底边流淌着一条因缺水而露出了金色砂石的小河。

锈迹斑斑的护栏，画满涂鸦的隧道，两旁爬满藤蔓的石墙，撑起上方茶色的老旧民房。

沿着河边的小道穿过函洞，是一个荒芜的游园地。

上一次得以履行它的义务是什么时候呢？

无人打理的小道上堆满了枯黄的叶子，那是一副与仲夏格格不入的光景。

肆意生长的植物，和遍地的枯叶，一直延续到了石阶的底部。

抬起头，那影像便烙印到我的视网膜上，随后化为一只无形的手，在我的脑海里翻搅一通，试图寻找那无处可寻的回忆。因为在这短暂而漫长的人生中，我未曾造访此地，所以只留下了空洞而无意义的余韵。

那是漫长岁月里，人造物为自然所侵蚀留下的痕迹。从歪斜的石阶的间隙中长出了脆弱而顽强的绿色生命，一旁橙红的防护网，随意摆放着，做出了隔绝自然攻势的假象，像

是人类最后的一丝抵抗。

即便踏上石阶便是车水马龙，人们离去之后，自然便回到了这里。无人造访的一角，整治亦毫无意义，所以人们便把这个角落，提前还给了自然。

在漫长的时间之后，人与自然便以这样的方式达成了协议。

涌上心头的是无尽的思惑。

对人类衰退的恐惧，对自然的敬畏。

自身有限而自然无限的矛盾，对预知未来的渴望与终将失败的矛盾。

是接受岁月静好的诱惑，又或是继续在人生的激流中沉浮以找到更好的落脚点？

是接受世事无常，抑或是坚持人定胜天的傲慢？

所有的思惑最终沉淀为无可奈何的感伤。

白昼败给了夜幕，我踏上了石阶，混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浓郁的黑暗终将凌虐并摧毁一切，而在临界点之后，名为明天的世界又将重生。

3.6 2020.09.24 日本滋贺，在初秋的琵琶湖畔偶遇大津市——游记 其 N

短短几节绿皮电车，在山沟里摇晃着，穿过庙宇，神社，墓地，停到了大湖的旁边。

下了电车，走上楼梯，刷卡出闸，转向右手边，我眯起了眼睛，像是看到了幻觉。

在延伸出去的展望台更远的地方，琵琶湖冒出一角，在微弱的阳光下，显得有点朦胧。天是灰的，刚好水天一色。

以前的舍友故乡在滋贺。「能看得到对岸吗？」，听说琵琶湖很大，我便这样问了，「勉强能看到对岸」，舍友说道。我有些失望。

如今面对着真正的琵琶湖，对岸隐约可见，但也无所谓了，湖非常大，因为我在京都住了一个多月。

从展望台沿扶梯走下，滨津城遗址，如今是一个小小的绿地公园，旁边有一个海鸟造

型的建筑，上边写着大津港几个字。

绿地公园很简陋，没人打理的石阶上长出了长长的野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大津是个老城，这样说可能有点毛病，因为日本除了广岛长崎，都是老城。

喜欢老城，喜欢石阶上的野草，喜欢早秋的这份寂寥。

前边是水天一色的琵琶湖，一旁的大津港广场传来了欢乐的爵士乐。金碧辉煌的大船，燕尾服的舞会，欢笑的人群，统统没有。

风平浪静的琵琶湖，空无一人的广场，在空中独自徘徊的欢乐节奏，仅此而已。

====

犹豫了一会，决定朝着山边走去，然后再从湖边绕回来。

山和湖之间，大自然留给大津的地方不多，所以大津是带状的，滋贺是一个甜甜圈。

如果你想朝大山走去，大山会很快地靠近你。可以从马路的幅度看出来，大津是斜的。

房屋，庙宇，神社，跟京都差不多，毕竟只是一山之隔。

看到汽车普通地跑在电车道上，有些惊讶。电车来的时候，会为了避让车辆特意放慢速度，就像电车跟普通的车辆没有什么两样似的。

电车道还把小小的马路环岛公园切成了两半。

行人，汽车，电车，没有摄像头的十字路口，只靠礼让而没有等级秩序的大津，就像在否定国内趾高气扬的交通一样。

环岛公园里是空荡荡的秋千，风吹过，头顶的大树沙沙作响，把人带回遥远的回忆里。

====

路过格格不入般庞大的红十字医院，道路便终止了。左边是小小的老旧车站，铁道一如既往旁若无人地在马路上伸展，向山沟里绵延，山的那边是京都。右手边是小小的登山道。没有回头的选项，我开始了未曾料想的登山苦行。

幸运的是，没过多久便来到了樱之丘。

据说东京晚上和早晨已经很冷了，关西毕竟还是相对温暖，群山远远望去还是绿油油

的一片。只有在山中，这片开阔的小小空地，微黄的树叶，树上，地上，宣告了初秋的到来。

展望台可以一览天津的风光，还有旁边的红十字。

偶遇一条蛇，被吓了一跳，随后庆幸不是从树上掉下来绕到我的脖颈上。

从山上下来，便是长等公园——不如说山上也是长等公园的一部分。小小的瀑布下有一个神社，从一旁挂着的灯笼可以看出供奉的是不动明王。

不动明王是火，而瀑布下的这个神社，却是初秋闷热的大津城里最清凉的地方，我甚至想在长凳上睡上一觉。

水流的声音，更显静谧，审美体验便是短暂意志行为的终止。如果不是蚊子的嗡嗡声，我也许能再沉浸一会。

===

在天津偶遇的几个神社，反而比京都要有韵味。背靠群山，四周的民宅也不至于拥挤。山，神社，不远处的琵琶湖，仿佛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民房，所有这些所指组成了天津这个符号。

路边，一个大爷爬上了围栏。我走到大爷旁边，好奇的往下窥探。那里是琵琶湖疏水。大爷掏出了相机，对准下方水道的入口，那里有一扇一百多年前的白色大门。

琵琶湖疏水，从琵琶湖一路往上，打通山脉，延伸到京都。

围栏的里面，锁着的是时间。

===

由京都出发，翻过一座山便是天津。

电车费是整整 500 日元，来回便是 1000 日元。

在这狭长的小城里逛了半天，感想如下：如果有的选，我希望住在滋贺而不是京都。

3.7 2020.09.26 月末随笔——两个月的京都生活

随笔是真的随笔，我甚至不打算加标点符号，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反正也没有什么人看，但是想了想还是加了标点，看的人应该感谢我。

今天天气蛮好的，每个人对好的标准都不同，支气管炎的人喜欢潮湿闷热的天气，南方人到了北方也不喜欢干燥，所以当我我说天气好的时候请不要以为就是大晴天，我讨厌晴天。

昨天一整天都在下雨，一整天意思就是从凌晨下到午夜，无所事事地看书，写点东西，就这样过了一天。我为什么要说昨天的天气来着？对了，想说的是今天也是阴天，阴天是比雨天更好的天气，不至于湿漉漉的出不去。

出去？出去哪里，过两天就得离开京都了，明天要收拾东西，所以如果想去哪里就只能趁今天，可是出去哪里呢？

四条？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跟中国人的徒步小队，领队的是一个日本老爷子，五个人盯着盛夏的烈日，从伏见稻荷开始，沿着本地人才知道的小径，绕着山麓爬了半圈，最后停在清水寺，太热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折磨，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脑回路让我主动承受这种苦行。

不过呢，能跟老爷子爬山倒是挺不错的，他喜欢瀑布，虽然只是一些小瀑布，到了日本我就没见过大瀑布，怎么个小法呢，大概就跟水龙头拧到一半一样，所以我们走的小路一路上都是瀑布。

有瀑布的地方就有神教，密林下石碑林立，几乎是强制性的敬畏油然而生。怎么会说起爬山来着？对了，本来是要说四条的，京都最繁华的地方就在那个盆地里，清水寺，伏见稻荷，八坂神社，祈园，还有拍照胜地二年坂三年坂，随处走都是最有京都味的地方。

八坂神社出来，一路直走，来到鸭川边，晚上河边几乎没有照明，却更添情调。总之我想说的是，四条基本上已经走过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虽然还是有些心虚，但是没什么必要再去了吧。

除了四条，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天满宫附近，因为住的近，有一次去的时候，刚好有祭典，本来6点就要闭门的，那天晚上一直到8点，七夕之前不久来着，晚上树影摇曳，照明只有灯笼的暖光，沉浸在这审美体验里，一直以来积聚的焦虑也烟消云散，短暂的至福。

说起审美体验，还有个地方让印象很深。因为我住的比较偏，在京都御所附近，所以能逛一些小众的地方，一直往北走的话就会到一个寺庙群，在地图上找黄梅院就是。

那天我是下午去的，也是挑了个没有太阳的日子，在一个角落里有一片墓地，虽然这话说的有些怪，但是我喜欢日本的墓地，那个墓地被木栅栏围着，但是不妨碍我窥视里面。

小小的庙宇里这片静寂的圣地，竹影婆娑，青烟袅袅，没有旁人，我的思绪像是回到

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午后，那个时候就像是伊甸园，无知懵懂，但是却能感受到与生俱来的对自然，对风吹树叶，对斑驳阳光的感伤，那时候是秋天？还是春天刚过？午后跟午夜是一样的，所有的生命都沉默了，恐怕是因为疲倦吧，但是如此整齐划一，又像是为什么力量所操纵一样，如果在午夜彷徨恐怕也能感受到我那天的感受吧？我一直想逛逛凌晨的京都来着。那时候恐怕是春天刚过吧？短袖还有点凉，我便是抱着书，坐在门旁，抬起头的时候看到，那尚未被伐倒的油加利，高耸着，高耸且崇高，接受着午后阳光的洗礼，像是愉悦一般在风中优雅地舞动着。那时候是伊甸园，没有追求，没有烦恼，我看着书，没有如今的浮躁。

以前我对审美体验的理解是，人接触到宏大存在的时候，近来看了叔本华，又接受了他的生命意志说，想来两者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人短暂的忘掉了自己的个体意志，看到了更普遍的东西，理解到自己属于那个更普遍的东西。生命是苦难，痛苦是积极的而快乐是消极的，每一次的快乐，就像是捡起那破碎蛋壳的一小片，人生来就是欠缺的，快乐只是杯水车薪。审美体验让人短暂地脱离个体意志，因而是崇高的。我一生便追逐着这份崇高。那个小小的墓地，如果是我的归宿，倒也不错。

想坐电车到最后一站，又想到金阁寺和大文字山，又想起那高低错落的街道和老旧的石阶，心想着便到山附近闲逛吧。无论如何我也不打算在这里多费口舌，行程还是私下安排好了。

仔细想想京都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很好，恐怕是因为我住的离河川太远了吧，喜欢水，无论是海，湖，河川。说起湖我便想起前几天去的大津，琵琶湖畔的一个老城，山与湖之间的小镇是如此优雅，如果不是由于费用有些高，我还想多去几次。

这一个月来，看了大概十多本书吧，感觉比起随处乱逛，这个更令我感到愉快。主要看的是文学理论，小说和哲学。文论看了两三本导论，倒还没有实际尝试过文学批评，打算读完手头这本《夜祭》再写份书评。小说则应推友推荐看了唐边叶介的 *psyche* 和电气马戏团，后者让我震撼蛮大，后来又读了几本《新约魔禁》，没什么意思，最近看了《局外人》，据说是唐边叶介的主角原型，感触良多。最让我受益的恐怕是哲学的阅读吧，此前没能找到门路深入学习，如今从西方哲学十五讲开始慢慢的摸清了些套路，叔本华也读了一些。话说我都忘了还读了弗洛伊德，等完成手上这本文论会继续读拉康。期间也一直有写小说，上个月 20 几号完成了人生第一本小说，发在网络上，五万字，虽然没有多少人看，至少朋友看了，从东京的时候开始一直写，能完本让我受益良多。近些时日在附近乱晃的时候，看到了死去的焦黑的向日葵，躯干仍然直挺着。小说就叫向日葵之死，虽然发的时候不叫这个名字，至少保留成了副标题。

又将迎来离别，前程未卜，虽有些焦虑，但也证实我正书写着人生。

3.8 2020.09.26 日本，京都，岚山旧梦——游记其 N

岚电，只有一节车厢的迷你电车，行驶在百年前的生锈铁道上，行驶在时间的碎片之间，驶向初秋的岚山，驶向旅客的京都之梦。

在电车上刷手机的时候，看到几年前的岚电一日券只要 500 日元，如今已经涨到了 1100 日元。

岚电的终点便是岚山站，下车便是打卡点，600 根「和服之柱」，空洞的符号帝国。

出了车站就是岚山山脚最繁华的地方，加之周六，游客熙熙攘攘。街道两旁是成行的町屋，旅人换上了和服，沉浸在平安京的梦境里。

左转便是渡月桥，桥下流淌着桂川。桂川很宽，水量充足，恐怕跟昨天终日下雨不无关系。桥下的河床有落差，形成了小小的瀑布，水流撞击之声老远就能听见，给旅客带来一份初秋的清凉。

桂川上游飘着不少游船，两三个人自己划的话，一小时收费 1500 日元。建议和异性朋友一起划。

继续往前走，穿过了渡月桥，踏上了预定调和的非正式路线。

途中偶遇电电宫，据说是电力的保护神，于是出资榜上出现了很多公司的名字。

参拜道是染上青苔的漫长石阶，头顶是低垂的枫叶，虽然初秋仍然是一片深绿，再过些时日就会变得美不胜收。

神殿右手边有一个展望台，可以将京都一角收之眼底。

走出电电宫，我又回到了渡月桥。渡月桥两岸都可以往上游走，思忖着上游应该有桥可以通行，便踏上了人迹罕至的左岸。然而事实证明上游没有联络桥。

在岸边偶遇曼珠沙华。热情似火，又阴冷残酷，先于叶子绽放的彼岸花。不远处是蒲公英。圣洁，纯白，柔软的花团，轻轻一拍便随风飘远。它们正像是哥特式小说里两种典型的女性，戏剧般的对立让这行程也充满了生命力。

路很窄，左边是陡峭的山坡，右边是有落差的河川。因为很陡，所以上方围了很多栅栏，以防落石，危险之余，时常能遇见溪流和小型的瀑布，山林之美便藏于其中。

走到尽头，河川边上是大片的石滩，有数人垂钓。左手边只有唯一一条石阶，通往所谓的「绝景」千光寺。那里便是价值 400 日元参观费的旅途尽头了。

千光寺不大，与其说是寺庙，卖点是这个小小的休息所。那是一个依悬崖而建的和室，像清水寺那样用木架支撑半边重量。

这里被称为「里岚山」，「绝景」，「Great View」，虽然一度为失去的 400 日元感到可惜，来到这个和室之后我转变了心态。

和室铺着榻榻米，间隔摆着矮长的木桌，地上很多坐垫，当然也可以直接坐到榻榻米上。和室四面开放，背后是出口，两旁是枫叶，外边有一个小小阳台，在那里能一览河川和不远处的岚山。

想象一下，再过十天半个月，这里恐怕会成为全京都最美的地方吧。

桌子上摆着不少有意思的东西，都是院方打印出来让旅客打发时间的。即使是为了失去的 400 日元你也不会想要轻易离开。在其中有两样东西别有趣味。

一是关于这个千光寺的漫画。

里面也吐槽了「Great View」，就是一个主角冒冷汗的分镜。漫画里边画了一条小狗，我还寻思着刚才怎么没见，会不会是已经死了，出去的时候才看到它趴在旁边一间小屋的榻榻米上，那是一条柴犬。在管理的只有一个大姐，似乎是轮流制的，一周待的时间不会很多。所以被拴在这儿的这条柴犬，一定是对这个地方最熟悉的生物吧，我思索着。一年年枫叶由绿转黄，到了秋末落叶纷纷，到了冬天也许会飘下雪花，它眼中的时间是什么样一个形状呢？日出日落，春去秋来，对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漫画的末尾是女主看到木桌上摆着一本记事本，她翻开来在上面记下了自己的心情，我在旁边找到了那个本子，最上边的一本写着 202002，似乎是一年一换。

我想了想，在空白的一页上写上了日期和几行字，便合上了书页。

「居心地とてもいいです。紅葉はまだ青いので、少し残念でした。雲の日大好き」

一个小小的仪式，给人带来了安心的归属感。

时间快到 4 点，为数不多的几个旅客陆续离开了。其中有一对小声谈笑的夫妇，一个印度人——大概是吧，我看肤色认的，还有一个大叔。大家似乎都对这里挺满意的。

管理的大姐进来跟我聊了一会。听说我是中国来的之后，她说她去过两次中国，一次在上海，另一次忘记在哪儿了。超想去兵马俑，以后一定会去的，她说，我感叹道小的时候自己也很想去，现在早已忘了这份心情，她还说自己想去九寨沟。现在的年轻人不太行，她说，我笑了，前后聊的啥已经忘了。

伴随着骤雨，岚电将秋岚下的岚山抛在身后，雨玻璃下的街道变得模糊，小小的车厢颠簸着，驶出旅者的旧梦。

快到终点的时候，天晴了，夕阳从铁道彼方照过来，将车厢的一侧染得金黄。出站的时候，天上架起了双彩虹。

于鸟取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九月底我离开京都，来到了夕阳下的鸟取大学，然后将在这儿度过漫长的时间。考虑到篇幅，这一章将以 2020 年的结束为终点。由于这个时期我开始在 ipad 的本地软件上记录，导致有些随笔一时半会还找不出来，这些将在后续的版本中补全。

4.1 2020.09.30 在学校，随笔

29 日

刚刚到楼下图书架子上整了本同济高等数学上册回来垫笔记本，可是似乎厚度还是不够的样子还得低着头看屏幕。住在国际交流会馆，一楼有个供休息用的大厅，大厅的墙边有一个书架，上边摆着满满的书，有的是大学图书馆处分的书，有的是以前住客留下来的，上边还有不少笔记。

湖和海只隔了两公里，中间有条大马路，国际交流会馆便在马路的旁边，马路的对面是住宅区，更远一点，步行 15 分钟便是大学，大学附近是个小镇的中心。而马路的这一边，除了农田便是草地。一眼看过去视野很开阔，但也很容易便会感到寂寥。

早上去学校办手续，先是去找了教授，教授说下午有个中期发表，表示会参加以后，便利用午前的时间去国际交流课办了手续。期间跑了一趟郵便局。学校出门右拐，上坡便是一个墓地，墓地非常大，仿佛昭示着这个小城的历史，视野很开阔，阳光明媚，天蓝的让人忧郁。郵便局很小，和国内公园里的公厕差不多大，里边只有两个窗口和对面的一根长凳。小归小，里边挂满了别出心裁的装饰，空间装的很满，是个能令人放松心情地方。

中午回了趟会馆，整了个午饭。有些疲惫，但是只躺了 10 分钟又得再次出发去参加研究室的会议。午后的发表，原本预定是 2 个小时，结果开了 3 个小时。研究室 10 来个人，两个教授。学生自主发言比较少，可能是考虑到时间问题，可是我觉得自助提问会比较好。中间让我发言两次，第一次我不知道该说点啥就 pass 了，后面一次做好了思想准备便说了几分钟。讲中文的包括自己有 3 个，一个台湾的，有点胖，还有个是哪里来着……不知道，还没说的上话。两个人中间也有发言，可是似乎对日语还是不甚熟悉。

结束之后便离开了。在一个角落看到两棵高大的树木在风中沙沙作响，或许是秋天的缘故，叶子很稀疏，阳光从对面照过来。因为旁边刚好有一个楼梯，我便爬了上去，发现不远处便是湖，在阳光中熠熠生辉。

晚上到中国人舍友的房间吃零食，本来在聊生活，结果到后边聊了三个小时 ACG。

讲讲这个中国舍友的事情吧。他是学部一年生。我问他为啥来日本，他说怎么个个都问这个问题，然后告诉我他不喜欢国内。可是这种不喜欢又不是对政治之类的不喜欢，而是更加抽象，复杂的东西，比如人际关系，比如学校生活之累的，虽然他没说，但是 ACG 也占了一部分原因吧我想。

他说自己一直在打工，来了一年没打过工的我听了震惊不已。他说从一开始往家里要了点钱，后边都是自己挣的，虽然我有些佩服，但是他说自己成绩不好，有好几科差点没及格。他应该也觉得不值得吧，但是既然选了这条路，人也只能靠着惯性继续走下去。

===

30 日

早上下了阵小雨，一整天都是阴天，晚上又下起小雨来。

中午跑到快要离开的一个校友那，要了个不要的插座，省的自己买了。

几个人聊了一会。他说有个国人校友最近回国了，机票 5 万。那个人是逃回去的，受不了在日本的生活。毕竟还是太寂寥，如果在国内天天夜店，那确实没办法忍受，他说。这次留学经历让那个人很恨日本，问他之前为什么要过来，他说是宿舍几个人都过来，就跟着过来了。能来日本在我们学校那是求之不得的，他根本不喜欢日本为什么还要过来？听他们抱怨了几句闲话。

想到以后要缩减看人文的时间就很烦，再加之考试的压力，那就更焦虑了三分。

人生苦短，别读理科。

4.2 2020.10.11 日本留学杂记——偏执狂视角下的他者人生

刚来的时候，彼岸花开的正盛，萧瑟的初秋已经给给四周染上了灰色，似火的曼珠沙华却偏偏挑在这个时候，为逝去的曼妙夏天延续了意志。

然而过了十多天，它们终究也是过了花期。花开花落都是时间的镜像，四季轮回无论如何都无法不令人感伤。可是我仍想特别地为它们，为那似火般触目惊心，为那只为美学绽放的生命意志献上悼歌。

===

进了大学两周，见到的大部分是日本人，研究室里有两个同胞，但是感觉相互之间也比较冷淡，这鸿沟也许是来自前辈的矜持，又或许是对同胞的不信任，又或者是因为，对我身上呈现出来的自身镜像的主奴辩证式的斗争心。毕竟跟同事打好关系，比起跟外人打好关系，总是要难上许多的。

前些天和两个「外人」去吃烤肉。一个比我小，另一个比我年龄大。他们两人都是高中毕业就过来了日本，年龄小那位读了一年半，而年龄大的那位读了五年语言学校。

「因为已经读腻了」，问到他有读研究生的打算时，他这样回答道。就算是高考复读也只是延长一年，延长了四年的语言学校又会是什么感觉呢？我没有继续问下去，因为总感觉隔着巨大的经验的鸿沟，顺便，自己对这样的人生也不是很感兴趣。

另一个比我小的，认识他比较久，断断续续了解了一些他的人生。

===

起初是在问他毕业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绝对不想回国。

我马上就被这强力的拒斥给吸引了。不喜欢自己国家的人很多，推特上的建政侠就不说了，之前和澳洲留学的一位推友聊天的时候，那个推友也说了类似的话，没什么打算，只是不想回去。俄狄浦斯式的背叛。

我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契机。自己从来的想法是，一个人的人生总有契机，只是这个契机也许早就被遗忘了。他告诉我，没有契机。

他跟我说了过去的一些事情。

我承认自己是偏执狂，我马上用自己的世界观去重构了他的人生，那正是一个原型重复上演的人生。

===

小的时候，家在农村，父亲是比较出色的人，带上妻儿到城里来生活。

母亲说：还完了这些债，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

后来家里的店没了。

搞不懂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看不到明天的环境里，他们能笑得出声。

打工的时候有一个前辈，我后来才知道他比我小，仗着工作的资历（此处缺失）…看起来像个老练的社会人，其实表皮下面就是个小屁孩。

他们说你回家能不能开心一点？我说，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啊。

不想依赖他们（拿钱），说到底只是有血缘关系的外人而已。

===

原初的身份带来的骄傲，便是第一层镜像，母亲对他说的话也是其中的一环，后来家里的经济来源彻底塌了，这时候空洞变得无法填补，人就被迫去面对大他者与自身的缺失。

缺失是可怕的，导致了主体性的破碎，原先在他者身上看到的自身镜像，也变得面目可憎。于是他在绝望中，找到了一个符号，去填补那个缺失，那就是：离开他们，和他们不一样，只有这样，才能过上正常的人生。

所以他逃离了出生的城市，逃离了朋友，逃离了父母，逃离了那面目可憎的镜像，试图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重新建构那幻象的童话。就像俄狄浦斯杀死他的生父，他通过否定，扼杀了养育他的环境。

我曾经赞赏他年少有为，可是现在回头审视，却只能看到一出悲剧。他没有打破镜像，只是逃走罢了，只是从一个幻象逃到了另一个幻象。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接受「阉割」。就像是杀死了生父而不自知的俄狄浦斯，他成了新的国家的国王，迎娶了美丽的妻子，过上了短暂的快乐生活。

解开了人之谜的俄狄浦斯，却没能解开自身之谜。啊啊，最聪明的国王，最愚蠢的国王！

===

我也是俄狄浦斯，逃到了这个国度，无非是为了逃避自身的缺失。

仔细想想，能够一生活在幻象里，其实也不错啊。

可是我已经做不到了。

戳瞎了自己眼睛的俄狄浦斯，开始了流浪，他的归宿是在雷鸣声中，在并不属于两个故乡的科洛诺斯。

4.3 2020.10.17 米子市，金银相间的秋日田野，日本的刺点

某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得以在米子市停留一日，稍微逛了一下这个临海城市。

因为要去机场，所以在米子站换乘了境港线。境港线有六辆电车，全都刷了鬼太郎的皮肤。去机场时坐的是猫娘列车，回来是沙婆婆。电车的提示音也是动画声优配的，十分有趣，这种别出心裁的地方让我想起了超市里的汪汪叫的自助收银台，多了分人情味，少了点资本主义的冰冷。

虽然比县厅所在的鸟取市还要大，米子毕竟是个小城市。境港线在田野之间穿行，两边房子通常离得很远，像是不稀罕那点土地一样。10月的田园里开满了金水引和苇花，黄色，银色，交替着在窗前划过，当两者混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金银相间的绝美风景。

列车在站前短暂停留。一大片金水引的海洋在秋天微凉的风中扬起波浪，唤起人原初的感动。

办完事情从机场出来，又原路返回，小小的站台一个乘务员都没有。在国内习惯了深圳的节奏之后，总觉得有些恍惚。空荡荡的板凳，田野的气息，秋日阳光的味道，机场的碎云，单线铁路漫长的等待。

最后拜访了米子城。

当我穿过那狭窄阴暗的山林小道，一片无比开阔景象在眼前展开。无比开阔，却阴冷，荒芜。抵挡不住冷风侵袭的几棵树木只剩下了枝丫，光秃秃的石墙朝着天空耸立，那是象征人类傲慢的巴别塔，而在无数年月之后却讽刺地证实了在大自然面前自身的脆弱。

我走上前，来到了这座城市的最高处，将整个米子一收眼底。灰色的城市，怀抱着大海的胚胎，那是连接着日本海的中海湖，稍远一点可以看到蔚蓝的地平线，令人心潮澎湃的无边开阔的景象。在感动中我感受着这个城市的荒凉，这是秋天以来最阴冷的一天。

也许一开始只是想作为一名观光客，好好享受一个未知的城市，可是在疲惫和孤独感之中，我很快就耗尽了这份热情，那么支撑自己走完全程的是什么呢？一定是不想半途而废的执念，可是，还不够，说到底执念是为了什么？执念是不想看到一个残缺之物，是为了完整性，人总是趋向完整。我想在终点找到完整性，可那是什么事物的完整性呢？

行程的完整，计划的完整，不过是表象，人的欲望说到底是为了主体的完整。成为一个主体，意味着成为符号界的主体，成为主体也意味着失去，那个过程从我们身上掉落的残缺之物便是欲望的原因，对象 a 。那是乐园追放留下的痕迹。

我想在那里发现不可言说的对象 a 。所以是找到还是没有呢，那是幻想中的风景么？

我获得了一丁点满足么，还是说心中的空洞反而被撑的更大了？

那确是一片壮观又荒凉的景色。过去人们试图建立宏伟的城堡，本质也是人不断追逐永无实现可能的目标，像衔尾蛇一样的行为，所以壮观的人造物以此令人共鸣。可是巨大的时间跨度之后，像这个城迹一样，失败被摆到自身面前，我在这荒凉中看到是自身努力的徒劳，本质的空洞无物。

可即便如此，人类不会放弃这样的无用功，即使不可能也要不断尝试，所以即便米子城成了废墟，人也要在城市中建起无数更加现代化的城堡，想想资本家和他们的帝国吧。

当然，我也是这样的人类中的一员，所以不能在察觉不可能性之后就放弃追逐，即便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还是要徒劳挣扎，这是生而为人的宿命。

叔本华说痛苦是在场，快乐是缺席，痛苦是积极，快乐是消极，因为人活着就只是为了填补空缺，而不是我们所幻想的累加。可是至少在填补的过程中得到些许快慰，如果放弃了追逐泡影，贪图安逸，我还剩下什么呢？追逐快乐也是追逐痛苦，可这个过程却有着令人上瘾的魔力，像是坐上了向悬崖冲刺的列车，这就是享乐。

我想留在这样一个城市生活吗？这是最后的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不知道。刻意的遗忘过去一路走来，为了维护自身的普遍性，我选择拒绝历史的偶然性，选择永远当一个过客。

4.4 2020.10.18 周日随笔，一个决定

忘记了是年初还是去年，还在国内家里的时候，跟老爸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那时候我还没能预想到今天的生活，甚至连放弃程序员的工作都还令人难以想象。

我试图用语言抓住自己的欲望，在那个时间点还是一片混沌的欲望，如今变得渐渐明晰——唯有这样才能解释。「…之后再读个文科的硕士，比如……社会学，人文之类的」，我当时确实这样说了。虽然那时候连文学专业是在读什么都还云里雾里，如今我能清晰地告诉自己读文学硕博。

秋日的午后，我再次确认这个愿望，下定了决心。

那个时候我爸明确的坚决地反对了我的想法，他的理由大概是，人要纵向发展，不能漂浮不定，还有，因为现在 IT 确实吃香，虽然心怀芥蒂，我还是勉强接受了他者的辞说。

这样看来，如今能够明确自己的愿望，还得要归功于拉康，「向大他者的言说说不！」，拉康说了，他像是自己所描述的歇斯底里的主体，对体制表现了俄狄浦斯式的抗拒。而我，

也要拒绝生父，转而接受拉康的欲望，我想要走上这条道路。

懒得怀旧，也没必要抒情，来整理一下现状吧。

首先是文学专业考修的难度，如果先读研究生，应该不会很难，研究计划书肝出来也花不了多少时间，虽然基本上是从零开始，还是应该保持敬畏之心，粗略估计 2 个月能肝出来，如果兼修现在的专攻，保守估计 4 个月。可是有必要读研究生么？我现在不就在读研究生么？

设想一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12 月的修考，平安无事地通过，然后开始 NLP 的修士生活。因为技多不压身，能拿到硕士文凭，我并不介意花多两年的时间，所以我会在这两年里一边读修士，一边准备考文学修士。

不大可能的情况也需要考虑一下，那就是 12 月没考上，延期半年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直接备考文学修士好了。

之前准备读 NLP 的博士学位，虽然怪可惜的但是还是放弃了，我要读的是文学博士。

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还有两年半的时间，再加之身处大学的优势：可以大量借阅图书馆的书，这个文学修士必然是势在必得，再不济也是读个半年研究生再考。

然后考虑下时间分配问题，因为现在的实验室比较水，要想毕业，不自夸地说没什么压力，所以时间应当是充裕的。

需要考虑的是资金问题，如果要自己租房的话，花销还得增加，虽然我对用未来的钱这一点没什么抗拒，但是总有点过意不去。不过，算了，还是继续问家里要得了，没有打工浪费青春的必要。

唯一难受的是时间，读完 NLP 硕士要两年，再保守增加一年的研究生时间，然后文学硕士要两年，博士大胆估计 3 年，算下来是 8 年，读完都 30 出头了。

如果有无限的时间该多好。

4.5 2020.10.25 在日本第一年

一年

=== 大阪

去年的十月，和女朋友分手，在万圣节前夕来到了日本。

下飞机的时候，天很蓝，随手拍路边的房子，都像开了日系滤镜。

开始的时候，在大阪打了三个月工，完完全全的苦力那种。

天渐渐凉了起来，夜晚来临得越来越早了。

试图挽回无果，就决定再也不联系了。

记得旁边的那条大河叫淀川，夕阳下的荒草在狂风下翻舞，我捂紧领口，只为了将这黄昏的荒凉收之眼底。

强打精神，游遍了大阪，也去了京都，去的时候还是早秋，错过了红叶，也未曾想过会有重游的机会。

跨年的钟声在午夜无声无息地响起，2020 年便到来了。

无论是多么壮观的景色，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那个时候力比多的撤回是那么的缓慢，让我绝大部分的感受性也随之缺失了。

三个月的苦力，让人感触良多，终究是厌倦了与打工人为伍，在 1 月底辞了职，约好 2 月离职。

之后趁过年回了一趟国，重新回到大阪之后，过了四天，便坐上了夜行巴士来到了秋叶原。

黄昏，走上天台，视野非常开阔，夕阳将眼前鳞次栉比的房子染上了金黄，感到了些微的感动，我松了口气，仿佛之前的一切都远去了。

=== 东京

三月的时候，法国人来了。去了超市，下雪了，人生第一场雪。雪越下越大，看起来很松软，但是又无法用轻飘飘来形容，雪漫天地下了起来，把所有其他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存在都抹去了。三月底，樱花开了，到神社看了夜樱。

四月初，法国人走了，紧接着，荒川边的千本樱满开了。我开始借日本人的 ps4 打只狼。四月中旬，樱花谢了的地方长出了新芽，路上的花瓣铺成了地毯，渐渐的我也懒得往荒川跑了。

五月，我杀了苇名一心，然后开始吃水果麦片了。

本来是打算 2 月开始在另一个公司上班，但是上班前我把它给鸽了，3 月的时候找了一个远程公司，然后一个月后又辞掉了，之后一直在做申请研究生的准备。

五月底，一边学习 NLP，一边击杀了薪王化身。天有些暖和起来了，暖风穿过白色的帘子吹了进来，带来了阳光的气味。

6 月，开始吃意面了。然后，我最喜欢的梅雨开始了。期间看完了恶之华漫画。紫阳花开了。6 月中旬，和借我 ps4 的日本人的关系变好了，让他带着去吃了一些当地好吃的。6 月底，开始吃青花鱼罐头了。

7 月，和日本人去了秋叶原，逛了几个名店，吃了个超级咸的拉面，泡了会猫咖，最后买了个血缘的 ps4 光碟。7 月联系上了教授，梅雨也差不多过去了，炎热降临了。去了一趟海边，好久没见过海了。开始写小说了。

8 月，黄昏时，蝉从土里钻出爬上了树木，东京的夜晚愈发曼妙了。

去看了东京塔之后，10 号乘上了驶往京都的夜行巴士。

=== 京都

炎热，永远开着空调的狭窄的小房子，黄昏的时候，连天空也看不到，愈发郁闷。9 月的时候，买了个银色的染发剂，结果只脱色成了淡淡的茶色。台风一过，天气有些凉了。

开始看书了，看了很多书。9 月底去了岚山，去了滋贺。

28 日的清晨，我离开了京都。

4.6 2020.10.30 在万圣节前随便写写

再过一个小时就到万圣节了。万圣节对我来说，总是纠葛的。

这个节日在心里变得特殊是在大一的时候。

那时候刚进大学不久，空气里弥漫着青涩的欲望，身体里还残留着半个过去的自己，自卑而又自大，梦想而又绝望。那一年的万圣节很热闹，好多人都聚到了那个广场，在廉价的活动中欢笑着，怀着不切实际的浪漫等待着 12 点的钟声。

虽然只是和朋友在广场附近的餐馆里吃了个夜宵，那种气氛还是建构了我对万圣节最初的理解。

第二和第三年的万圣节是怎样的来着？记忆已经很模糊，同样的地点，只是装饰上了爵士乐和江边的灯火通明。从那时开始便爱上了冷爵士。

万圣节总是跟冬天联系在一起的。南方的冬天来的晚，万圣节就像是降温的信号枪一样。无论是季节的交界，还是日夜的交界，人总是容易变得感伤。

第四年的万圣节是在日本。节日的夜晚年轻人涌到了大阪，小镇就像是被留下来的老人一样岁月静好，却也异常孤独。

明天就是第五年了呢。

4.7 2020.12.04 啊，永别了 2020！

注：这段时间使用半生不熟的精神分析技俩写了大量书评，导致没怎么写随笔。

2020 是一个美妙的数字。无论是 2，还是 0，都很圆润饱满。再加上相互之间重叠，形成了一种整齐的结构。闭上眼睛，眼前似乎浮现出它的实体：那是深红的，光滑的，反射着淡淡白光的一个塑料模型。因为是塑料做的，所以摸上去也不会感到金属般的冰冷。总之，一个相当可爱的数字。

而它现在正要从我们手里挣脱出去。2020 里，灌了太多沉重的内容。它作为一个容器，快要满溢了，而承载着 2020 的我们的手，似乎也感到了酸疼。2020 正要从我们手里溜走。

每个年头过去，人总会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当填写表单的时候，名为「去年」的妖精，会控制我们的笔尖，写下它们的名字。好像它们也舍不得离去一般。「年」，只有一年的生命。未到来的，渴望着到来，渴望着将自己布满整个世界，和每一个名为人类的生灵融为一体。当它每天翻着日历，看到 12 出现在月份的一栏，「啊，快要结束了呢」，它喃喃地说道。

再过一些时日，它就要躺进冰冷的坟墓。垃圾堆里被随意丢弃的日历，成了它的贡品。日历被丢弃得如此随意，让人类看起来是如此的无情。很奇怪，时间似乎变得跟人类一样，变成了有寿命的东西。

曾经有个叫柏格森的人，跳出来喊道：人类！有限，短暂的人类！不要用你们的标准去衡量时间！

说到底，为什么「年」会死去呢？那是因为人类搬出了理性的大刀，将「时间」这块无限长的羊羹，切成了无数的等分，并给它们安上了名字：你叫 2019，还有你，你叫 2020！就好像人类受不了一眼望不到头和尾的羊羹一样。

因为时间能够切分，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失去。「啊，亲爱的 2018，2019！你们就这样离我而去！」，人类放下理性的大刀，动情地唤道。这时，柏格森又站了出来，劈头盖脸地说道：人类！娇柔做作的人类！不要再自我感动了！你的破刀，怎能砍的动时间？！

时间，终究是不可切分的。

所以我们也未曾失去。无论是 2018，2019，还是 199X，或是 198X……它们早已和我们融为一体。时间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时间。于是，站在羊羹前的我们，也就都变成羊羹了。

可是，如果想要上演一出动情的戏剧，又何妨将 2020 切出来看看？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了：

啊，再见了，我亲爱的 2020！（让我们在羊羹里再见，逃

4.8 2020.12.14 京都印象

看到之前发的一张贴子，时间是 9 月 24 日。那时候我还在京都呢，我想。一种冲动油然而生，这种冲动很奇怪，让我想起了《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就好像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样。我知道，得赶在对京都的记忆消散之前，把那一个半月的时光记录下来。

如今，一年接近尾声，虽然离开京都也只是过去了两个半月。前些时间，没有余裕。而在过些日子，新的一年又匆匆走来，把我紧紧攥住的珍贵东西都打翻在地。现在的我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距离，观看那名为回忆的风景。

刚到的那一天。我在房子旁边的一个停车场上站了两个多小时。正值八月中旬，蝉也刚刚钻出土壤不久，恐怕短暂的生命也还没有终结。那是洋溢着生命力，炎热的一天。我站着，抵抗着奇怪的不适感。前一天晚上我坐的是夜行巴士。进到房间之后，我马上洗了个冷水澡，虽然不困，还是躺到了床上，结果一觉睡了两个小时。我忘了那天晚上吃的是怎么了，总觉得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附近有一个业务超市，我喜欢业务超市。

那是一个和式的房子，中间有个小庭院，就在房间的玻璃门外。可惜的是，我从来没想过打开玻璃门，因为天气很热整天都开着空调，而且也会担心蚊虫跑进来。整个房子都是木地板，可以穿着袜子到处走。我的房间有两层，第一层是睡觉的地方，沿着床尾的一个小楼梯可以走到二楼，上边可以看到木梁和房顶。虽然两层很好，可是二层只有一个小小的圆窗，时常让人喘不过气来。

刚开始的几天，休息的还算舒适，可是过了几天就感到难受了。房子太大，人太少。

有时候连续几天都没碰上一个同居人。在东京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个天台，而京都的小房子连天空的样子都看不到。在二楼看书，白天也要开着暗淡的橙色灯泡。想要看看外边晴天还是雨天，只能趴在只比我的头稍大一些的小圆窗户上向外窥探——窗户上用来阻隔蚊虫的纱网就像是监狱的铁条。住了几天，我有种会抑郁的预感，虽然直到最后都没有抑郁，但是却时常失眠。过了半个月左右，我开始害怕夜晚，甚至有的时候还想开着灯睡觉。

有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拿起手机一看，时间已经一点多了。突然有点想到外边去，看看凌晨的京都，顺便到附近的公园抽根烟。可是最后犹豫了一下，还是躺了下来。现在想想，实在是有些可惜。

京都，多少人梦中的古都。附近有不少打卡点，像是晴明神社，金阁寺，是步行能到的距离。更远一些的岚山，乘上 100 日元的岚电就能轻松抵达。只是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压抑把生活涂成了灰色。夏天的阳光太过狠辣，阴影外像是毒圈，只要站到外边五分钟，没有人能够神清气爽。所以我只能在傍晚的时候出去。只是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寺院，神社都关上了大门。走在车水马龙之间，走在夕阳下，我渐渐不明白自己是在干什么了。

九月初的时候，台风来了。台风走了的时候，天气便转凉了。阴雨的日子多了起来，再加之期限将至，我开始整天往外跑。去了京都以东兹贺看琵琶湖，京都以西爬岚山，还有京都以北的金阁寺天满宫一带。北边一带离我住的地方最近，也是最荒凉的。走在大街上，时常有一种被世界遗忘的感觉。等到爬岚山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凉了，虽然我还是只穿了一件 T 恤。那时候的枫叶还绿油油的，半个月之后在推特上看到的照片，已经黄了一半了。

到了岚山我却没有爬岚山，而是误打误撞的爬了「里」岚山。跟岚山隔河相望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空中楼阁，要交 400 日元入场费才能进去。那个小阁楼四周被枫叶环绕，甚是优美。因为待得很舒适，我一个人呆到了傍晚才回去。那儿有很多笔记本，每个来过的人都在上边写了留言，我津津有味的看了很久。后来快离去的时候，还和那儿的管理人大姐聊了很多。

离开京都那一天，天气又回归了炎热。路上看到很多彼岸花。彼岸花的花期很短，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结语

着手编纂之后才知道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工作，不过我还是努力将目前能够收集到的 2019~2020 年的随笔都囊括了进来。编着编着我开始质疑这项工作的意义，即使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没有人看的话怎么办？我不由得这样想。而且周末临近尾声，我也该思考新一周的研究工作了，所以决定将这本书的 v1.0 版本收尾。今后如果能够腾出时间来的话，我一定会把后续（以及遗漏的）的内容补全，不过现在，请容许我暂时搁笔。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六日

海边的塔可